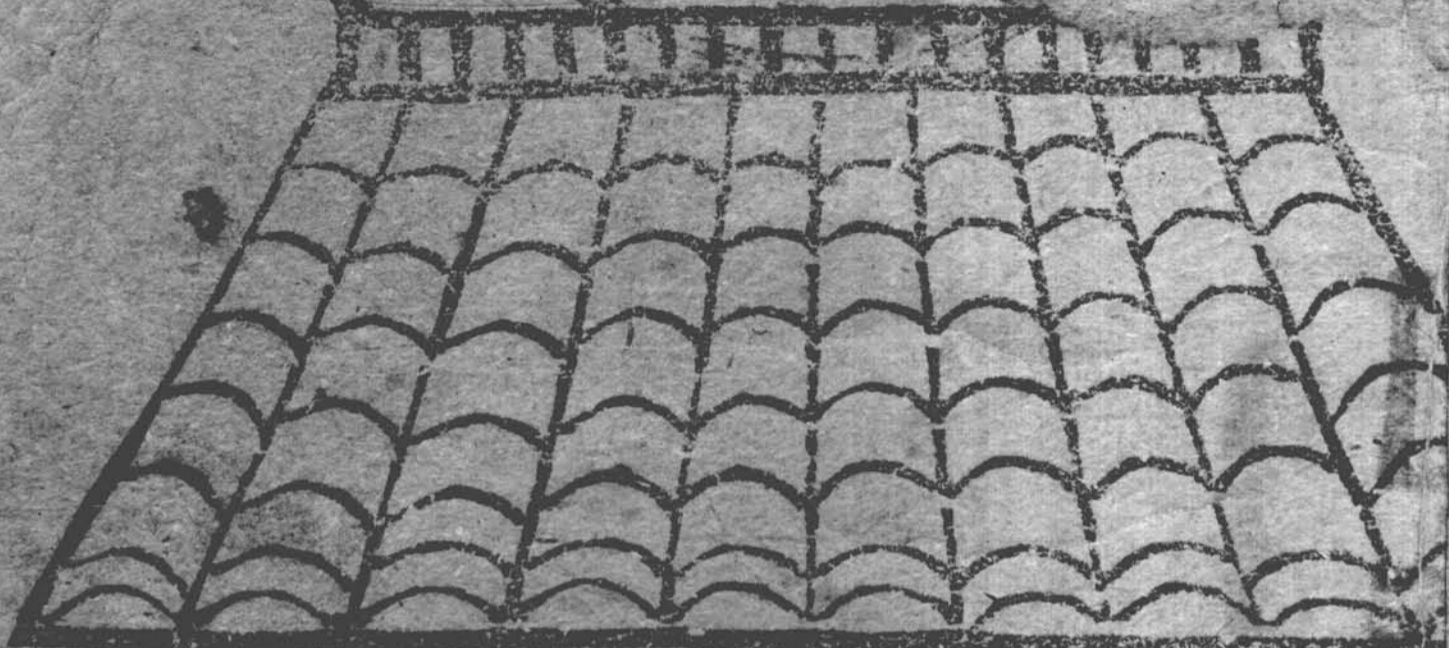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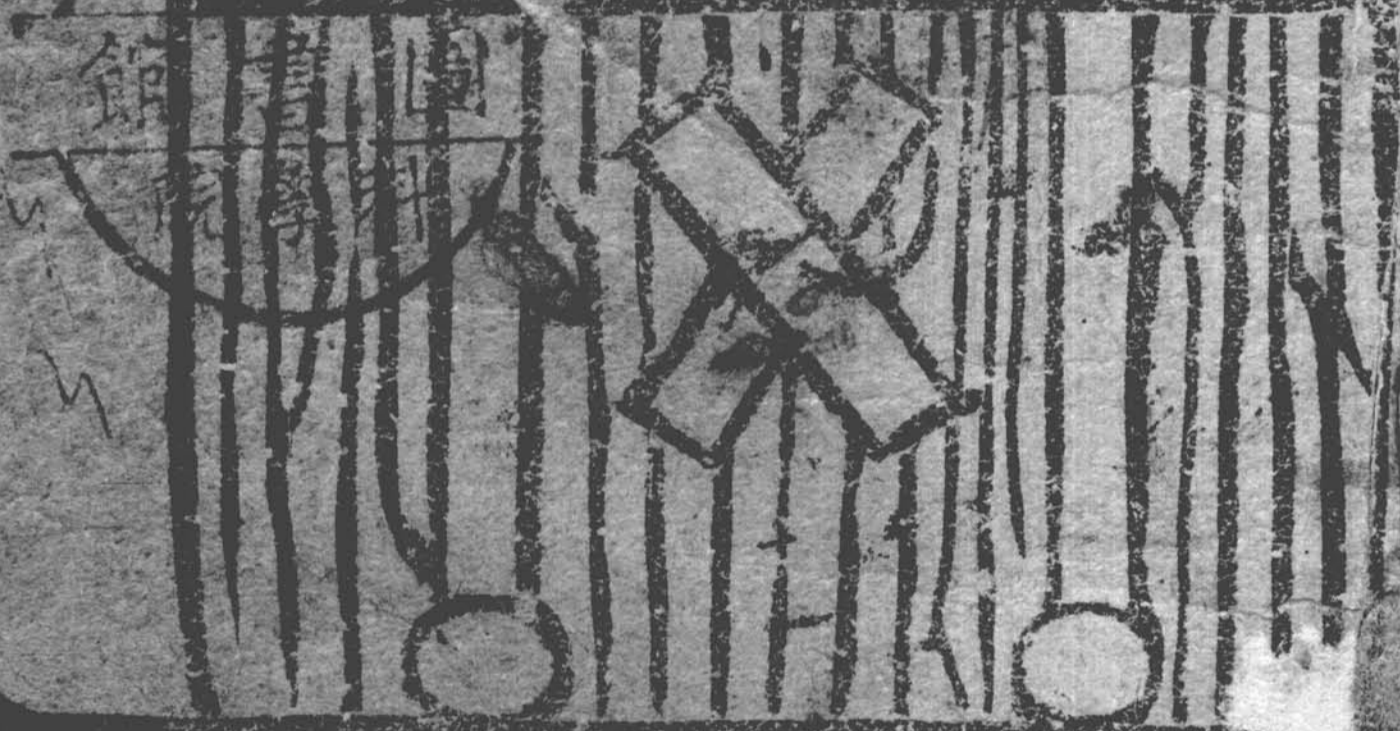


16.0.7
82



林象鋪



茅盾著
東北書局印行

子 舖 家 林

著 盾 茅

行 印 店 書 北 東

月 十 年 六 四 九 一

林家鋪子

目錄

騷動·····	一
春蠶·····	三四
林家鋪子·····	六五

騷動（註一）

這是寫一個地主士紳家庭的兇惡敗壞和農民的鬭爭的。曾剝皮的家，是建築在反印子錢，強奪農民田地，強佔農民老婆的封建剝削與封建壓迫上的。他雖然已經沒有從前的有勢力，但決不放鬆一個捲土重來的機會。看到了兒子有一張國民黨的候補黨員證，就厚臉無恥地誇獎一番，更不計較兒子私通自己小老婆的逆倫大事，一心想從那張黨證上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威權。七里橋的農民起義了，他認爲自己可以立下一次反共的大功，雖知起義的農民打進了鎮上，向曾剝皮復仇，結束他那道德敗壞的家庭。在混亂中，曾剝皮的兒子，從一個死去的農民游擊隊員的頸上取下一條紅布，縮在自己的頸上，並取下一枝手槍，去泥水摸魚，強姦一個青年婦人。但是向善良的農民身上栽贖是不可能，因爲盡人皆知，一面是正義的行爲，一面是罪惡的勾當。那位青年婦人狂喊道：『認得你的！認得你的！你是曾剝皮的兒子！』

就在吳老太爺遺體入殮（註二）的那天下午，離開上海二百多里水路的雙橋鎮上，一所陰沉沉的大房子裏，吳蓀甫的舅父曾滄海正躺在鴉片榻上生氣。這位五十多歲的老鄉紳，在本地是有名的『土皇帝』。自從四十歲上，他生了一位寶貝兒子以後，他那種貪財吝嗇刻薄的天性就特別發揮。可惜他這位兒子雖然名爲『家駒』，實在還比不上『家狗』（註三），因此早該是退休享福的曾滄海却還不能優遊歲月，甚至柴米油鹽等等瑣細，都得他老人家操一份心。

而最近兩三年來，他的運氣也不行。第一幅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在雙橋鎮上飄揚的時候，聽得怪響亮怪熱鬧又怪認真的『打倒土豪劣紳』，確使曾滄海一驚，並且爲萬全計，也到上海住過幾時。後來那些囂囂鬧鬧的青年人逃走了，或是被捕了，雙橋鎮上依然滿眼熙和太平之盛，可是曾滄海的『統治』却從此動搖了；另一批不吶喊着要『打倒土豪劣紳』的青年人已經成了『新貴』，並且一步一步的從曾滄海那裏分了許多『特權』去。到現在，曾滄海的地位降落到他自己也難以相信：雙橋鎮上的『新貴』們不但和他比肩而南面共治（註四），甚至還時時排擠他呢！『真是人老不值錢了！——』曾滄海被擠緊了的時候，只能這樣發牢騷，同時用半個眼睛屬望於他的寶貝兒子家駒。

這天下午，曾滄海躺在花廳裏的煙榻上生氣，却並不是又受了鎮上『新貴』們的排擠，而是因爲吳蓀甫打來的『報喪』急電到的太遲。這封急電遞到他手裏的一剎那間，他是很高興的；想

到自己無論如何是鼎鼎望族，常在上海報上露名字的吳蓀甫是嫡親外甥，而且打了急電來，——光景是有要事相商，這就比昨天還是拖鼻涕的毛小子的鎮上『新貴』們顯見得根基不同了。但當他翻譯出電文來是『報喪』，他那一段高興就轉爲滿腔怒氣。第一，竟是一封不折不扣的普通報喪電，而不是什麼商量地方上的大事，使他無從揣在懷裏逢人誇耀；第二，是這電報到得豈有此理的太慢；第三，那位寶貝外孫吳蓀甫也不把老舅父放在眼裏了，只來了這麼一通聊以塞責的電報，却並沒專派一條小火輪來請他去。如果他還是往日那樣的威焰，在此時一怒之下，大概那位攔誤了他們會吳兩府要電的本地電報局長總該倒楣的了；但現在『人老不值錢』的曾滄海除了瞪眼睛吹鬍子，更沒有別的法子。

他霍地從煙榻上爬起來，在屋子裏踱了幾步，拏起那張電報，到光線好些的長窗邊再仔細看。愈看愈生氣了，他覺得至少非要辦一下那個『玩忽公務』的電報局長不可。但此時，他的長工阿二進來了，滿頭是汗，一身是泥。瞧着曾滄海的臉色不對，這阿二就站在一邊粗聲喘氣，

『哦，你回來了麼？我當是七里橋搬了家，你找不到；——我還打算派警察去尋你呢！留心！你再放肆下去，總有一天要送你到局裏去嚐嚐滋味！』

曾滄海側着頭看定了阿二，冷冷的威嚇地說。這樣的話，他是說慣了的，——每逢阿二出去辦事的时间就攔得長久了一點，曾滄海總是這一套話，倒並不是作真；但此時剛剛碰在他的氣頭

上，加之阿二只顧站在那裏抹臉喘氣，竟不照向來的慣例，一進來就報告辦事的結果，曾滄海可就動了真氣。他提高了他那乾啞的嗓子，躲着腳罵道：

『畜生！』難道你的死人嘴上貼了封皮了麼？——討來多少呢？』

『半個錢也沒有。——七里橋今天傳鑼開會——』

阿二突然縮住，撩起藍布短衫的衣襟來，又抹臉兒；在他的遮黑了的眼前，立刻又湧現出那個幾千人的大會，無數的鋤頭紅旗，還有同樣紅的怕死人的幾千雙眼睛；在他耳邊，立刻又充滿了鏗鏘的鑼聲，和暴風似的幾千條喉嚨裏放出來的咆哮怒吼。他的心像漲大了似的卜卜地跳得他全身發熱氣。

可是這一切曾滄海想也不會想到的。他看見阿二不說下去，就又怒沖沖地喝道：

『管他們開什麼開會！你是去討錢的。你不對他們說麼：今天不解清，明天會老爺就派警察來捉人！你不對他們那些混帳東西說麼——什麼屁會！』

『那麼，你派警察去罷！你殺我的頭，我也不去了！七里橋的人，全進了會……他們看見我，就知道我是替你討鄉賬去的，他們罵我，不放我回來，還要我……』

阿二也氣沖沖地說，而且對於他的『老爺』竟也稱起『你』來了，這不是一件小事。然而一心關念着討債不着的曾滄海却竟忽略了這個不懂規矩，他截斷了阿二的話，拍着桌子怒喊：

『狗屁的會！陳老八，他是狗屁的農民協會的委員；他自己也放印子錢，怎麼我放的債就讓鄉下人白賴呢！我倒要去找陳老八講講這個理！——哼！天下沒有這種理！一定是你這狗奴才躲懶，不會到七里橋去！明天查出來要你的狗命——』

『不是陳老八的那個會，另是一個。只有七里橋的自家人知道，鎮上人還沒聽得過呢！他們今天第一次傳集開會，幾千人，全是赤足短衣，沒有一個穿長衫的，全是道地的鄉下窮人……』

阿二忽然對於會滄海的威嚇全沒怕懼，反而興高采烈的說起來了；但他又突然住了嘴，爲的他一眼看見會滄海臉色變成死白，手指發顫（註五）地抖，一個蹣跚就躺在煙榻上，閉了眼睛，——這平常日子威風凜凜的老爺也會像鬪敗的公鷄似的垂頭喪氣，阿二在會府做長工十年以來還是第一次看見呢！

阿二反倒沒有了主意。他是一個老實人，一眼看着會滄海那種『死相』，一面他就想到假使嚇死了這個鴉片煙老頭子，那他的罪過可不小，天上的菩薩要不要折他的壽？然而他是白擔憂。躺在煙榻上的會滄海猛的睜開眼來，眼是凶狠狠的閃着紅光，臉色也已經變成鐵青；他跳起來，隨手抓住了鴉片煙槍氣吼吼地搶前一步，照準阿二的頭上就打過去，發狂似的罵道：

『你這狗奴才！你也不是好東西！你也敢造反麼？』拍！——一聲響，那枝象牙鴉片煙槍斷成兩段。可並沒打中阿二的頭。阿二揮起他的銅鐵般的臂膊一格，就躲過了。他渾身的血被這一

擊逼成沸滾。他站住了，睜圓了眼睛。會滄海舞着那半段鴉片煙槍，咆哮如雷，一手搶起一支錫燭台，就又劈面擲過去。燭台並沒命中，但在掉到地下的時候，燭台頂上的那支銅針却刺着了阿二的小腿，見了血了！忿火從阿二的眼睛中射出來。『打死那盤剝窮人的老狗！』——一句從七里橋聽來的話驀地（註六）又兜上阿二的心窩。他捏緊了拳頭，要是會滄海再逼上一步，阿二準定要幹的！

但此時忽然一片哭罵聲從花廳後面爆發了，跟着便是一個妖媚的少年女子連哭帶罵闖進來，撲在會滄海身上，幾乎把這老頭子撞倒在地。

幹什麼；阿金！』

會滄海扶着桌子氣急敗喪地喊。那時候，又一位高大粗壯的少年婦人也趕進來了！聽不清楚，只聽見的沸聲充滿了這小小的三開間的花廳。會滄海搖着頭，嘆一口氣，便去躺在煙榻上閉了眼睛。雖然他是遠近聞名的包攬訴訟的老手，但對於自己家裏這兩個女人——他的非正式的小老婆和他的兒媳中間的糾紛，他却永遠不能解決，並且只能付之不聞不問。

阿二已經走了。兩個女人對罵。奶媽抱了會滄海的孫子，還有一粗做女僕，都站在花廳前滴水簷下的石階邊靜聽。會滄海捧起另一枝煙槍，滋滋——地抽煙。一面在心痛那枝斷成兩半的象牙老槍，一面又想起七里橋的什麼會了。現在他頗有點後悔剛才的『失態』；現在他的老謀深算

走了這麼一個方向：共產黨煽動七里橋的鄉下人開會，大概其志不在小罷？可是鎮上有一營兵，還有保衛團，怕什麼？借此正好請公安局捉幾個來辦一下！——賴債的都算他是共產黨……還有，鎮上竟沒人知道這回事，平常排擠他老人家頂厲害的那幾位『新貴』也還睡在鼓中呢！——想到這裏，曾滄海的黃而且瘦的臉上浮出笑容來了。他已經想好了追還他的高利貸本息的好方法，並且又算好了怎樣去大大地揭露一下『新貴』們的糊塗混帳；他們竟還不知道七里橋有了共產黨，他們管的什麼事哪！

『好！就是這樣辦。叫他們都嚐嚐老子的辣手！哈，哈！』

曾滄海想到得意處將煙槍一放，忍不住叫了出來，又連聲哈哈大笑。這枯啞的笑聲在花廳裏迴蕩，很單調的射進他的耳朵。他這才意識到兩個女子的吵鬧已經在不知什麼時候無條件終止了。他愕然四顧，這才又發見阿金獨坐在煙榻對面的方桌子邊，用手帕蒙住了面孔，像在那裏哭。

『阿金！』

曾滄海低聲喚着。沒有回答。覺得爲難了，曾滄海懶懶地坐了起來，正想走過去敷衍幾句，阿金却突然露出臉來對曾滄海使一個白眼！她並沒有在那裏哭，不過眼睛眶稍稍有點紅。

『明天我就回鄉下去；賴在這裏挨罵挨打真是賤骨頭麼？』

阿金尖着聲音說，猛的哭起來了——是沒有眼淚的乾哭。

『啊，啊！叻什麼啊！我，沒有力氣和那種婆娘吵鬧！回頭等阿駒來，叫他去管束罷！是他的老婆，應該要他去管束！叫阿駒打她一頓，給你出氣罷，好了，好了，阿金！犯不着和那種蠢貨一般見識。——你去看看燕窩燉好了沒有。我要喫了出去辦公事！』

會滄海一面說，一面就纏到了阿金身邊，用他那染滿煙漬的大袖子在阿金面上拂了幾拂，算是替她揩眼淚，阿金把頭扭了兩扭，斜着眼睛，撲嗤一笑：

『哼！你的話，算得數麼？』

『怎麼不算數！我說要辦什麼人，就一定要辦！我做老爺的，就不用自己動手。——上次你的男人吵上門來，不是我答應你重重辦他麼？後來不是就叫警察辦了他麼？不過自己的媳婦總不好送局去辦，應該叫兒子辦。回頭阿駒來了，我叫他結結實實打那個辣婆娘！我的話，向來說出算數。』

『噯，說出算數——上月裏就答應給我一個金戒指，到現在還沒——』

『噯，噯，那另是一件事了！那是買東西，不是辦人；——金戒指，究竟有什麼好？戴在手上，不會叫手舒服。我把買金戒指的錢代你放在錢莊上生利息，不是好多了麼？好了，快去看燕窩燉罷。等我出去了回來，就給你一個錢莊的存摺：一百塊錢！還不好麼？』

似乎『一百』這數目確有點魔力，阿金帶幾分滿足的意思走了。這是會滄海暗暗匿笑，佩服

自己的外交手隨，再綽到煙榻上，精神百倍地燒起一個很大的煙泡來。

可是煙泡剛上了斗，還沒有得半口，裏邊的吵鬧又爆發了。這回却還是夾着一個男子的叱罵聲，是會滄海的寶貝兒子出場了。會滄海好像完全沒有聽得，鄭重地捧着煙槍，用足勁兒就抽，不料裏邊拂拂的囑罵聲中却跳出一句又尖又響的話，直鑽進了會滄海的耳朵：

『不要臉的強貨！老的不够煞火，又迷上了小的；我就讓了你麼？』

這是兒媳的聲音。接着却聽得阿金笑。突然又是兒子狂吼，兒媳又哭又罵。以後就是混成一片的哭罵和廝打。

會滄海捧着煙槍忘記了抽，呆呆地在吟味那一句『老的不够煞火』。雖說這些事不比財錢進出，他頗能達觀，然而倒底心裏有些酸溜溜的怪不舒服。此外更有一點使他老大掃興：原來兒子的肯打老婆，却不是『敬遵嚴命』，而是別有緣故。這對於兒子的威權之失墜又使他逐漸感得悲哀了。

俄而沉重的腳步聲驚醒了會滄海的沉思。兒子家駒，一個相貌極醜的野馬似的十九歲青年，站在會老頭子的面前了。將手裏的一本什麼書拍的丟在一張椅子裏，這會家駒就在煙榻旁邊的方凳上坐了，臉對着他的父親。

『阿駒，吳府上老太爺死了。你的孫甫表哥有電報來。你在鎮上反正沒有事，明天就到上海

去弔喪，帶便托孫甫給你找個差使。他交游廣闊，軍界政界都有熟人。」

不等兒子開口，曾滄海就先把剛剛盤算好的主意慢慢地說了出來！可是什麼「老的，小的，煞火」，還是在他心裡糾纏不清。

「我不去！我有要緊使用，馬上給我幾十塊錢！」

「什麼！又來要錢了！哎呀，你不知道錢財來的不容易呀！什麼使用？先要說個明白！」

曾滄海吃驚地說，一骨碌就翻身坐起來。但是兒子並不立刻回答，先在腰間掏摸了一會兒，就掏出一小塊黑色的硬紙片來，一直送到他老子的鼻子邊，很傲慢地喊道：

「什麼使用，我就要大請客啦！你看，這是什麼東西？」

曾滄海眼快，並又心靈，一瞧那黑色硬紙片，就知道是「中國國民黨黨證」；這一樂非同小可，他一手奪過來，揉了揉眼睛，湊到煙燈上仔細再看。可不是當兵！「某省某縣第某區黨員證第二十三號，」上面還粘貼着曾家駒的小影。——「還是第二十三名呢！」老頭子欣欣然自言自語的說，從煙盤裏拏過那付老光眼鏡來戴好了，又仔細驗看那印在黨證上面的黨部關防的印文。末了，這纔恭而敬之的遞到兒子跟前交還這證書，連聲鄭重囑咐：

「收藏好了，收藏好了！」

接着，他又呵呵大笑，拍着兒子的肩膀說：

這就出山了！我原說的，虎門無犬種；——自然要大請客囉！今晚上你請小朋友。幾十塊錢怕不够罷？回頭我給你一百。明晚，我們的老世交，也得請一次。慢着，還有大事！——抽完了這筒煙再說。」

於是老頭子興沖沖地爬上煙榻，呼呼地用勁抽煙！曾家駒滿臉得意，却揀不出話來吹。便也往煙榻上一橫。他當真很小心地把黨員證藏在內面衣服的口袋裏。但他這重視黨證的心理和曾滄海就有點不同；他知道有了這東西，便可以常常向老頭子逼出大把的錢來放開手面化用。

曾滄海一口氣抽完了一筒煙，拏起煙盤裏的茶壺來，嘴對嘴汨汨（註七）他灌了幾口，放下了茶壺，輕聲說道：

「阿駒！我探得了一個重要消息，正想上公安局去報告。現在就派你去罷！你剛進了黨，正要露露臉，辦一件大事，掛一個頭功！——哈，機會也真湊巧，今天是雙喜臨門了！」

聽說是要他到公安局去辦什麼事，曾家駒就楞住了。他瞪出一對圓眼睛，只顧呆呆地對着他父親瞧。顯然是他對於這件事十二分的不踴躍，並且不知道怎樣去和公安局打交道。

「噯，——還有幾分上場怯！」

曾滄海又愛又惜又責備似的說，接連搖了兩次頭；於是他突又轉口問道：

「阿駒，你知道鎮上的私煙燈共有多少？前街雜貨店裏的三姑娘做的那幾戶客人？還有，卡

子上一個月的私貨漏進多少？」

會家駒又是瞠目不能對答。他原也逛私娼，例如前街的三姑娘之類；可是要問他某某私娼做的幾戶客人或是私煙燈有多少，漏稅的私貨有多少，那他是做夢也沒想到過。

會滄海拍着大腿呵呵的笑了：

「怎麼？到底青年人不知道隨時隨地留心。噯，阿駒，你現在是黨老爺了，地面上的情形一點不熟悉，你這黨老爺怎麼幹得下去呀！你自己不去鑽縫兒，難道等着人家來請麼？——不過，你也不用發憂，還有你老子是「識途老馬」，慢慢地來指撥你罷！」

小曾的臉，現在紅起來了。也許是聽了老子的『庭訓』，有點慚愧；但也許是一百塊錢尚未到手，有的不耐煩。他堵起了嘴，總不作聲。恰好那時候，他的老婆抱着小孩子進來了，滿臉的不高興，將小孩子放在一張椅子上，用一支臂膊扶著，轉臉就對着她的丈夫看，似乎有什麼話要講。

但是小孩子不讓她開口，哇哇地哭起來了；同時一泡尿直淋，溢滿了一椅子，又滴到地上，淅淅作響。

會家駒擰了眉頭，臉上的橫肉一條一條都起了稜，猛的一跳就從煙榻上坐起來，正想叱罵他的老婆，却瞥眼看見撒了一泡尿的小孩子的腳下有一本書，——正是他剛才帶來的那一本，小孩

子的兩隻腳正在這書面亂踢亂踏。

『嘿！小畜生！』

會家駒一聲怒吼，縱步跳到孩子身邊，粗暴地從孩子的腳下扯出那本書來看時，已經是又濕又破碎，不成樣子了。孩子的身體一抖，幾乎倒撞下椅子來，但是作怪地反倒停止了哭鬧，撲在母親懷裏，只把一張小嘴張得很大。

從兒子手裏看明白了那本濕淋淋的書原來是三民主義的時候，會滄海的臉色陡的變了。他跳起來蹣跚着腳，看着兒子的臉，連聲叫苦道：

『糟了！糟了！這就同前清時代的『聖諭廣訓』一樣的東西，應該供在大廳裏天然几上的香爐面前，才是正辦，怎麼讓小孩子撒尿呀，給外邊人曉得了，你這腦袋還保得住麼？該死，糟了！』

此時被嚇啞了的孩子也哇的一聲哭出來了。會家駒原也不很了然於父親的叫苦連天，但總之是覺得事情糟，而且很生氣，一手揪住了老婆就打。孩子和母親的哭聲，小曾的叫罵，混成一片，幾乎將小花廳漲破。會滄海搖頭嘆氣，却又猛然想起還有大事須上公安局去一趟，便在沸鬧聲中抖抖衣服走了。

街上照常熱鬧。這雙橋鎮，有將近十萬的人口，兩三家錢莊，當舖，銀樓，還有吳蘓甫獨力

經營的電力廠，米廠，油坊。這都是近來四五年內興起來的。

曾滄海一面走，一面觀看那新發達的市面，以及種種都市化的娛樂，便想到現在掙錢的法門比起他做『土皇帝』的當年來，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了；如果這兩三年的他，不走黑運，那麼，在這繁華的局面下，怕不是早已撈進十萬八千麼？雖說現在已經有了捲土重來的希望，他仍然有點悵悵（註八）。他的脚步就慢起來了。到得太白樓酒館的前面，因為人多，他簡直站住了。

忽然人叢中有一位拉住了曾滄海，劈頭問道：

『這個時候你上那裏去呀？』

曾滄海回頭一看，認得是土販李四；在某一點上，和這李四原不拘形跡的密友，但此時在衆目昭彰的大街上，這李四竟拉拉扯扯直呼『你』，簡直好像已經和曾滄海平等了，這在常以『鼎望族』自誇的曾滄海委實覺得太難堪了，但是又不便發作。跟着雙橋鎮的日漸都市化，這李四的潛勢力也在一天一天澎漲。有『土』斯有『財』（註九），便也有『實力』：老地頭蛇的曾滄海豈有不知道？因此他雖然老大不高興，却竭力忍住了，反倒點頭招呼微笑着回答：

『到公安局去有點公事。』

『不用去了！今天是去一件攔一件的了！』

李四很賣弄的說，並且語氣中還有幾分自大的意味，好像他就是公安分局長。

「爲什麼？難道分局長換了人麼？」

曾滄海實在忍不下去了，也用了幾分譏諷的口吻冷冷地反問。可是話剛出口，他又後悔不該得罪這位神通廣大的李四。

然而幸氣得很，李四並沒覺到曾滄海的話中有核；他一把拉着曾滄海走到太白樓對面冷清些的地段，把嘴巴靠近曾滄海的耳朵邊，悄悄地說道：

「難道你沒有聽得風聲麼？」

「什麼風聲？」

「七里橋到了共匪，今晚上要搶鎮！」

曾滄海心裏一跳，臉色也變了；但他這喫驚，並不是因爲聽說七里橋有共匪，而且要搶鎮；他是在痛心他的獨得之祕已經不成其爲「祕」，因而他的或他兒子的「頭功」沒有指望了。可是他畢竟是老手，心裏一跳以後，也就立刻鎮靜起來，故意搖頭，表示不相信。

「你不相信麼？老實告訴你，這個消息，現在還沒有幾個人知道。我是從何營長的小公館裏得來的。營長的姨太太已經避到縣裏去了，還是雇的王麻子的船，千真萬確！」

李四悄悄地又接着說，十分熱心關切的樣子。

現在曾滄海的臉色全然灰白了；他這才知道局勢是意外地嚴重。在先他聽得長工阿二說七里

橋的鄉下人傳聞開會，還以為不過是赤手空拳的鄉下人而已，此時才明白當真還有槍砲俱全的共匪。他的恐懼就由被人奪了『頭功』一轉而為身家性命之危了。他急口問：

『共匪有多少槍呢？』

『聽說有百來枝槍罷。』

曾滄海心下一鬆，想到他的邀功計劃雖然已成畫餅（註十），可是危險也沒有，他就笑了一笑，看看李四的鬼鬼崇崇的面孔很坦然很大方地說：

『百來條槍麼？怕什麼！駐紮在這裏的省防軍就有一營！』

『一營！哼！三個月沒關餉！』

『還有保衛團呢！』

『十個裏倒有十一個是鴉片煙老槍！——勸你把細點，躲開一下罷，不是玩的！本來前兩天風聲就緊。只有那整天躲在煙榻上抱阿金，這才不知道。——也許沒事，可是總得小心見機。不瞞你說，我已經吩咐我的手下人都上了子彈，今晚上不許睡覺。』

這麼說着，李四就匆匆地走了。

曾滄海站着沉吟了一回兒，決不定怎麼辦。想到一動總得化錢，他就打算姑且冒險留着：想到萬一當真出了事，性命危險，便也想學學何營長的姨太太。後來轉念到『報功』總已不成，上

公安局也沒意思，便決定先回家再定辦法。

家裏却有人在那裏等。會滄海在蒼茫的暮色中一見那人領下（註十一）有一撮小鬍子，便知道是吳府總管費小鬍子費曉生。

『好了，滄翁回來了。無事不敢相擾，就爲的三先生（註十二）從上海來了信，要我調度十萬銀子，限三天內解去。只好來和滄翁相商。』

費小鬍子開門見山就提到了錢，會滄海不禁呆了一下。費小鬍子却又笑嘻嘻接着說：

『我已經查過賬了。滄翁這裏是一萬二，都是過期的莊款。本來我不敢向滄翁開口，可是三先生的信裏口氣十分嚴厲，我又湊不齊，只好請滄翁幫幫我的忙了，感謝不盡。』

會滄海的臉色陡然放下來了。他本來就深恨這費小鬍子。他早就揚言，費小鬍子替吳府當了幾年總管，已經喫肥了；而且費小鬍子又挑撥他們甥舅間的感情，所以他做老舅父的只能在外甥錢莊上掛這麻區區一萬多銀子的賬，現在看見費小鬍子竟攪着什麼『三先生』的牌頭來上門討索，會滄海覺得非懲他一下不可了。當下他就冷冷地回答：

『曉生兄，你真是忠心。我一定要告訴蘧甫另眼看待你！——說來真叫人不相信，我的老姊丈一到上海就去世了！我這裏來了急電，要我去主持喪事。——今晚上打算就動身。一切我和蘧老三面談，竟不必你費心了！』

『是。老太爺故世的消息，我們那裏也接了電報，却不知道原來是請滄翁去主持喪事。』
費小鬍子笑着說，不提到錢了；可是他那淡淡的微笑中，却含着一些猜透了曾滄海心曲似的意味。他站起來正要告辭，突然被曾滄海阻止：

『不忙。再坐坐罷，還有幾句話呢！——噯，老太爺要解十萬銀子去，想來是應急用；現在你調到了多少呢，你報個賬給我聽聽。』

『不過半數。五萬塊！還是大前天接到三先生的快信。』

費小鬍子復又坐下，仍舊笑嘻嘻的說，可是那語調中就有對於曾滄海的盤問很不痛快的氣味。這費小鬍子也是老狐狸，很知道吳蕪甫早就不滿意這位老舅父。不過到底是吳蕪甫的嫡親舅父，在禮貌上費小鬍子是不敢怠慢的；現在看見曾滄海居然又進一步，頗有『太上主人』自居的神氣，費小鬍子就覺得這位老舅父未免太不識相了。

然而曾滄海的『不識相』尙有更甚於此：

『還只有五萬！想來你沒有解出去罷？拿來！今晚上我帶了去！』

費小鬍子的眉毛一跳，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摸着領下的小鬍子，嗽着曾滄海的瘦臉兒。

曾滄海却堅決地又接下去說：

『馬上去拿來交給我。一切有我負責任！——你知道麼？七里橋到了共匪，今晚上要搶鎮。這五萬銀子決不能放在鎮上過夜的。蔭老三的事就和我自己的事一樣，我不能袖手旁觀。』

『哦——那個，今天一早就有這風聲，我已經打電報給三先生請示辦法。萬一今晚上有什麼風吹草動，我也早已想好了辦法。這是我份內應盡的職務，怎麼勞動滄翁呢！』

『萬一出了事，你擔的下這個責任？』

『是！滄翁的美意，心領謝謝！』

費小鬍子毅然回答，又站起來想走。但他的眼珠一轉，忽又坐下，轉看着曾滄海那張又可恨又沮喪的臉孔問道：

『滄翁從那裏得的消息今晚上一定要出事呢？』

『何營長親口告訴我的。他也是剛得了密報，而且——好像何營長也有點心慌。你知道王麻子的大船到縣裏是載的什麼人？』

『是何營長的姨太太到縣裏回拜縣長夫人。——哦，原來如此！然而滄翁恐怕還沒知道就在今天兩點鐘的時候，何營長向商會擔保鎮上的治安他負完全責任。不過，他說，『弟兄們已經三個月沒關餉，總得點綴點綴（註十三），好叫他們起勁；』他向商會籌借三萬塊——』

『商會答應了沒有？』

『自然答應。已經送去了。——呀，天黑下來了。還有要事……滄翁什麼時候動身？也許不能夠趕到埠頭上恭送了，恕罪，恕罪！』

說着。費小鬍子一揖到地，就急急忙忙的走了。

會滄海假意送到大廳的滴水簷前，就回轉來大生氣。他咬緊了牙關只是哼，在那座空廓落落的大廳上轉圈子。過去的三小時內，他使了多少心計，不料全盤落空了。尤其是這最後的五萬元不能到手，他把費小鬍子簡直恨同殺父之讎！

他垂頭尋思報復的計策，脚下就穿過了一條長廊，走到花廳階前了。裏面的煙榻上一燈如豆，那一粒淡黃色的火焰不住的在跳。他冒冒失失的闖進去，忽然一陣響動，那煙榻上跳起兩個人影來，在煙燈的昏光下，他看得很清楚，一個是他的寶貝兒子家駒，另一個便是阿金。

『畜生！』

會滄海猛喝一聲，便覺得眼前昏黑，腿發軟，心裏却像火燒。他本能地扶住了一張椅子，便軟癱（註十四）在椅子裏了。他的幾莖稀鬍子簌簌地抖動。

到他再能夠看清楚眼前的物象時，阿金已經不見了，只有會家駒蹲在煙榻上像一匹雄狗，眼睛灼灼（註十五）地望着他的老子。窒息（註十六）似的沉默在這花廳裏重甸甸地停滯了。

兒子的逆倫，阿金的無恥，費小鬍子的可惡，又是七里橋共匪的威脅：同時在會滄海的腦子

裏翻滾，正不知道怎樣咆哮發威才好。最後還是醋勁佔了優勢。會滄海拉開他的破矇子罵道：

『畜生！就算你嘴饒，有本事到外邊去弄幾個玩玩，倒也罷了，叫你在家里喫現成的麼？混帳！弄大了肚子，算是你的兄弟呢，算是你的兒子呀！阿金這驢貨——』

可是他不得不停止了。砰，砰，砰！槍聲從遠處來，立刻愈繁愈密，像是大年夜的爆竹。會滄海猛一跳，發瘋似的喊起來：

『完了！完了！糟了！糟了！——小畜生！還不趕快跑出去看看，在那一方、離開多少路……』
會家駒不作聲，反把身體更縮得緊些。忽然一個人帶哭帶曬跑進來，頭髮披了滿面，正是阿金。一把住了會滄海，這少年女子就像一條蛇似的纏在老頭子身上，哭着曬着：

『都是少爺害了我呀！我是不肯，他，他——』

會滄海用盡力氣一個巴掌將阿金打開，氣得說不出話來。這時槍聲更加近了，吶喊的人聲也聽得見了。會家駒的老婆抱着小孩子也是啼啼哭哭的跑進來，後面跟着一長串女人：奶媽，粗做娘姨，丫頭，都是亂撞亂竄地叫着：

『強盜殺來了！強盜殺來了！救命呀！救命呀！』

只有一盞煙燈的黃豆大光焰照着的這座花廳，頓時沸亂得不可開交：男人和女人，又和桌子和椅凳，亂撞亂碰；女人曬叫，小孩子號哭，中間夾着會滄海的啞而發抖的怒吼。

忽然槍聲聽不見了，只有遠遠的轟鬧的人聲。花廳外邊桐梧樹上的老鴉拍著翅膀撲撲地響，有幾隻還撲進花廳裏來。一羣女人也都不曬叫了，只有小孩子還在哭。曾滄海覺得心頭一鬆，瞥眼看見煙榻上還擺着那本淋過孩子尿的三民主義，他就一手搶了來，高頂在頭上，撲通一聲就跪了下去，急口地禱告道：

『總理在上，總理陰靈在上，保佑，保佑你的信徒呀！』

禱告還沒完，槍聲又震耳而起，比前更密更響更近了。卜卜卜卜卜卜——機關槍聲也起來了。沒有一個心不發抖。曾滄海蹶然（註十七）躍起，三民主義掉在地下。一聲不響，這老頭子沒命的就往裏邊跑。可是正在這時候，阿二跑進來，當胸一撞，曾滄海就跌在地下。阿二什麼也不管，只是氣喘喘地叫道：

『躲到後面去罷！躺在菜園裏，軀在地下！槍珠厲害！街上全是兵了！前門後門全是兵了！』

『什麼？共匪打退了麼？』

不知道是那裏來的力氣，曾滄海一躍而起，拉住了阿二問。

『是兵和保衛團開火啦！兵和兵又打起來了！』

『放屁！滾你的罷！』

曾滄海一聽不對頭，便又突然擺出老爺的威風來。可是猛一回頭，看見院子裏映得通紅，什

麼地方起火！卜卜卜卜卜——機關槍的聲音跟着又來。會滄海料來大事已去，便喝令媳婦和奶媽等快去收拾細軟，他自己拿起那煙燈，跑到花廳右角的一張桌子邊，打開一個文書箱，把大束的田契，借據，存摺，都往口袋裏塞。直到此時蹲在煙榻不動也不作聲的會家駒霍地一跳過來，也伸手到文書籠裏去撈摸了。忽然一片吶喊聲像從他們腳邊爆出來。會滄海一慌，手裏的東西都落在地下。他顧不得兒子，轉身就往裏邊跑，薄暗中却又劈頭撞着了一個人，一把扭住了會滄海，尖着聲音叫：

『老爺救救我呀！我一心只跟着老爺——』

這又是阿金。同時一片火光飛也似的從外邊搶進花廳來，火光中瞧見了七八個人，都是一手拿着火把，一手拿大刀。阿金立刻認出其中一人正是她的丈夫，心裏一慌，腿就軟了，不知不覺的就坐在地下，捧着頭，縮成了一團。會滄海乘此機會，臉也不回的沒命逃走，轉瞬間就看不見了。

『不要臉沒良心的婆娘，也有這一天麼！老畜生在那裏？』

阿金的丈夫搶進一步，掀起阿金的頭髮，惡狠狠地問。阿金只是哭。另有兩個人已經捉住了會家駒，推他到一個青年人的跟前；這人雖然也是農民打扮，却很清秀，腰間佩着手槍。

『老狗逃到後面去了！』

『進寶！不用去追！我們放在後面的人都認得他！』

幾個人雜亂地嚷，他們的火把，畢畢剝剝地響，濃煙瀰漫了一屋子。

這時候，曾家駒的老婆披散着頭髮從裏面衝出來，一眼看見丈夫被人捉住，便拚命撲過去。但已經有人從背後揪住了她的頭髮，猛力一摔（註十八），厲聲問道：

『幹什麼？』

『幹什麼呀！你們捉我的男人幹什麼？』

曾家駒的老婆坐在地下發瘋似的叫。突然她回頭看見阿金蹲在旁邊，她就地一滾，便抓住了阿金，猛的在阿金肩頭咬了一口，扭成一團打起來了。

『都是你這騷貨闖下來的禍事呀！——老的，小的，全要，——打死你！』

火把和喊聲又從花廳後面來了。三個人拖着曾滄海，其中一個便是阿二。曾滄海滿身是灰，只叫饒命！阿金的丈夫趕上去對準那老頭兒的臉上就是一拳，咬緊着牙齒說：

『老狗！你也要命麼？』

『打死他！咬死這老剝皮！』

憤怒像暴風似的捲起來了。那些人的眼睛裏都放出要喫人似的兇光。但是那位佩手槍的青年走過來攔住了衆人，很威嚴的喝道：

『不要鬧，先要審他審他！』

『審他！審他！老剝皮放印子錢，老剝皮強奪我們的田地！』

『老狗強佔了我的老婆！叫警察打我！』

『他叫警察捉過我們許多人！我們要活活的咬死他！』

『哈！看來你又是國民黨？』

那位青年的聲音朗朗的在紛呶（註十九）中響了起來。

會滄海心裏一跳。不知道憑什麼，他忽然斷定他是有了希望了；他振作起全身的精神，在熊的火把光中望着那位青年的面孔，奮然說：

『不是，不是！我最恨國民黨！孫傳芳時代，我幫助他捉過許多國民黨！槍斃過許多！你不信，你去調查！——眼前的阿二他就知道！阿二，阿二——』

『可是你現在一定是！你的兒子幹什麼的？』

青年截住了會滄海的自辯，回頭看那個野馬似的曾家駒。

『我不是！我不是！』

會家駒沒命的叫。可是他的叫聲還沒完，那邊打得疲倦了暫時息手的兩個婦人中的一個——

阿金，忽然跳起來，發狂似的喊道：

『你是，你是！你剛才還拿出一片黑紙來嚇誘我，你害死我了！——進寶，饒了我呀！他們逼我嚇我，他們勢頭大！』

『臭婆娘！進寶不要理他！』

幾個聲音就夾進來。那時機關槍又卜卜卜地從空中傳來。佩手槍的青年轉臉向外邊看了一眼，就拔出手槍，提高嗓子壓住了衆人的喧嘩，發命令道：

『留兩個人在這裏看守。曾剝皮和他的兒子帶到革命審判所，走！』

於是火把和脚步聲一齊往外邊去了。癡癡地坐在地下的會家駒的老婆忽然跳起來，大哭着追上去。却在花廳之前被什麼東西一絆，她就跌倒倒了。留守的阿二和另一個農民趕上前拉她起來，好像安慰她似的粗厲地喊道：

『你發瘋了麼！不干你的事！冤有頭，債有主！到後面去罷！不許亂跑！』

當下會滄海父子被拖着推着似的跑出會府那所在的小街，進到大街上，就看見三三五五的農民，頸間都圍着一條紅布，手裏擎着各式各樣的武器，在大街上亂跑。迎面來了一夥人，沒有槍，也帶住一個人，却是李四。會滄海正待拋過一個眼色去和李四打招呼，兩下裏一擦肩就過去了。會滄海他們却是向西去。繁密的槍聲也是從西面來。機關槍聲每隔二三分鐘便卜卜卜地怒吼着。店舖和住戶都關了門，從門縫裏透出一點點的燈光。勁風挾着黑煙吹來，有一股焦臭，大概

！然而衝鋒的人們已經逼近了，宏昌當的牆邊，在那一股衝天直上的大火柱下看得很明白。而這火柱又在很快地擴大，將要和機關槍吐出來的火舌相連接了。機關槍還在卜卜卜地狂放。但比這卜卜卜地更響，簡直要震倒了一切似的，現在是衝鋒的吶喊，和大火中木材爆裂的聲音了。

管押着會氏父子的幾個人也已經衝上前去。但立刻又退下兩個來，身上都帶着傷，他們拖住了會氏父子向後退，可是還不到十多步遠，宏昌當高牆上的機關槍最後一次又掃射過來，四個人都仆倒了，又一羣農民和兵的混合隊伍從後面飛奔而來，在這四個人身上踏過，直撲向宏昌當那方面。

機關槍聲漸漸稀薄了。

會家駒伏在地上，最初以為自己是死了；後來試把手腳動一下，奇怪！手腳依然是好好的，身上也沒覺到什麼痛，他坐起來看看他的身邊，兩個農民都沒有聲息。會滄海蜷曲（註二十一）着身子，半個臉向上，嘴巴張得很大，嘴裡淌出血來。會家駒呆了一回兒，忽然跳起來，撒腿就跑。

他慌慌張張跑進了一條冷僻小巷的時候，脚下絆着什麼東西，他就跌倒了。可是像彈簧似的他又立刻跳了起來。他下意識地回頭向宏昌當那方面看：火焰直沖高空，半邊天都紅了。槍聲還是斷斷續續的響，夾着一陣一陣的吶喊。似乎意識到是什麼一回事，並且將要有怎樣的結果，他的心跳了。正在沒有計較，他的腳又碰着了橫在地下的那個東西。他本能地看了一眼。原來是一個

死人，頸間束着紅布條，手裏還抓住了一支手槍。一個好主意忽然在曾家駒心頭展開。他趕快從死人頸間解下那紅布條，縮（註二十二）在自己頸子上，又從死人手裏撈得了那支手槍，便再向前跑。

現在槍聲差不多沒有了，只是那呼呼的火燒宏昌當的聲音，木材的爆裂，以及嘈雜的人聲從遠遠傳來，這條小巷子却像死的一樣，所有的人家都閉緊了大門，連燈光都沒有一點。曾家駒一面走，一面像覓食的野狗似的向左邊右邊看。將近巷底的時候，他突然站住了。前面有一所樓房裏閃着燈光。他躊躇了一會兒。便上前去打門，眼裏射出兇光來。

『你回來了嗎？阿彌陀佛！店裏怎樣？』

一個青年女子的聲音出來開門了。但當他看見是一個不相識者滿臉殺氣擎起手槍對準她，狂喊一聲，她就往裏面跑。曾家駒追進去，一句話不說。追過了小院子，在點着燈火的屋子前，那婦人就跌倒了。曾家駒也不管她，飛快地闖進屋子，迎面又看見一個老婦的驚慌的繃臉在他眼前一擺，似乎還哼了一聲『啊呀』！這老婦人倒退幾步，就縮在屋角裏，索索地在那裏發抖。

曾家駒像鬼趕在背後似的又衝上樓去，跑進一間臥室。也點着燈，床上白布帳子低垂。曾家駒一手撩開帳子，就看見紅噴噴的小孩子的臉兒露在綠綢的夾被外邊。他旋風似的將這綠綢夾被扯了一下，突然又旋風似的趕到床前的衣櫥前，打開櫥門，伸手就在櫥裏掏摸。

『媽呀！媽呀！』

床上的小孩子忽然哭叫起來了。這聲音使得曾家駒一跳。他糊裏糊塗舉起手槍來對床上放射了。劈！——槍聲在這小房間裏更顯得慘厲可怕。曾家駒自己也猛一驚，手槍就掉在樓板上了。可是床裏的小孩子却哭得更厲害。同時，房外樓梯上腳步音響了，帶哭帶啼的青年婦人奔進房來。她撲到床上，抱起那孩子偎在懷裏，便像一尊石像似的靠在床前的停火小桌子旁邊，癡癡地對着曾家駒瞅着。

曾家駒下意識地拾取那手槍來，再對準那婦人和孩子；他的臉鐵青，他的心卜卜地跳而且漲大。但此時那老婦人也抖索索的跑進來，撲通跪在樓板上，喃喃地說：

『老爺，大王！饒了命罷……饒了命罷！首飾，錢……』

『孛來！孛來！』

曾家駒迸出這麼兩句來，他自己也似乎心定了，手槍口便朝着樓板。

青年婦人懷着的小孩子又哭出聲音來，把頭鑽到婦人的胸口，低聲叫『媽』了。直覺到自己的小寶貝還是活着，那青年婦人的慘白的臉上忽然浮出一絲安慰的微笑。

曾家駒心裏又是一跳。從這可愛的微笑中，他忽然認出眼前這婦人就是大街上錦華洋貨店的主婦，是他屢次見了便引動邪念的那個婦人！一股慾火便燒得全身的血都發熱。他看看這婦人，又看看自己手裏的手槍，走前一步，飛快地將這婦人掀倒在床上，便撕她的衣服。被這意外的攻

擊所驚悸（註二十三），那婦人只是啞口地抗拒着；懷抱中的小孩也放開了，她雙手護着她的下體，在那裏翻滾，在那裏掙扎。她的眼睛直瞪着，無表情的看着會家駒的兇邪臉孔。小孩子爬在床角，驚怖到哭不出聲音來。

『大王！大大王！饒命罷，饒命呀！饒了她罷！做做好事呀！』

老婦人抖着聲音沒命的叫，跌跌撞撞地跑了來，抱住了會家駒的腿，拚命地搖；一些首飾和銀錢噹拉拉地掉在樓板上了。

『滾開！』

會家駒怒叫着，猛力一脚踢開了老婦人。同時，噹——的一聲，青年婦人身上的薄衣服也已經撕下，露出了雪白的肉體。也就在這時候，青年婦人下死勁一個翻滾，又一挺身跳起來，忘記了自己似的赤條條地站着，發狂似的喊道：

『我認得你的！認得你的！你是會剝皮的兒子！我認得你的！』

會家駒突然臉色全變了。他慌慌張張拾起那支擺在床沿上的手槍，就對準那青年婦人開了一響。槍聲過後，只聽得那婦人苦悶的哼了一聲，身體一歪，倒在牀角邊，從她的雪白的胸脯上骨都都的冒出了鮮血。

接着是剎那間死一樣的沈默。然後像是覺醒了似的，會家駒下手槍，胡亂地從樓板上撈起幾件首飾和銀錢，一溜煙逃走了。

註釋

(一)這是長篇小說『子夜』的一章。『子夜』是描寫中國金融資本家內部的鬭爭及其黑暗的小說，是茅盾先生的名著。『子夜』的主角，是銀行家吳荪甫。『騷動』為其中的一章，由茅盾先生收進他自己所編的自選集內，作爲一個短篇小說，這篇的主角是吳荪甫的舅父曾滄海（曾剝皮）。

(二)『殮』音斂。入殮，就是把人的屍身裝進棺材。

(三)『曾家駒』，意思是『曾家的千里駒』，表示將來很有出息的意思。駒是。

(四)古代統治者總是『南面而坐』，被統治者是『北面而朝』。這裏『南面』二字是面向南的意思。

又，『比肩』是並肩的意思。這句話是說『新貴』們與曾滄海共同統治雙橋鎮。小馬，千里駒是說日行千里。

(五)『簌』音速，這裏是說發抖的樣子。

(六)『驀』地就是忽然。驀音陌。

(七)『汨』音骨。汨汨，流水聲。

(八)『悵』音暢，失意的樣子。

(九)『有土斯有財』，意思是：有了土地，這就有了財產。斯本作『這』字解，用在這裡，

約等於白話中的『這就』。這裡『土』字又指土販（賣煙土的）李四的『土』，意義雙關。

（十）『已成畫餅』是落了空的意思。古話說：『畫餅不能充飢』。

（十一）『領』音含，面頰的下面。

（十二）『三先生』就是指吳臻甫，排行第三，所以稱三先生。

（十三）『綴』音墜。點綴是裝點、補湊的意思，這裡『點綴』的意思是應付一下，敷衍一下。

（十四）『癱』音攤，麻痺不能動的意思。

（十五）『灼』音酌。灼灼，光熱而明亮。

（十六）『窒』音姪。窒息，呼吸閉塞，不能通氣。

（十七）『蹶』音厥。蹶然，驚起貌。

（十八）『捽』音逐，拔或拉的意思。

（十九）『呶』音鬧。喧嘩吵鬧的意思。

（二十）『俄而』，就是過了一會兒。

（二十一）『蜷』音拳，蟲子捲曲身子叫蜷。

（二十二）『結』音挽，結，繫。

（二十三）『悸』音季，心跳，驚恐。

春蠶

這是茅盾先生描寫農村破產的情形。農民老通寶一年年窮下去，去年蠶的收成又好，弄得欠了一筆重債，滿指望今年的蠶。今年養蠶的季節到了，老通寶借了錢，押了地，買桑葉來餵蠶。雖然全家餓着肚子，澈夜不睡，忙得個個都瘦了，可是還是很高興，因為他們眼前有着『希望』。他們全家都像上火線一樣緊張地工作着。担驚受怕，辛辛苦苦地養好了蠶，蠶快做繭了，桑葉又漲了價，把最後的一點桑地也押出去了。蠶的收成是幾十年來罕有地好，可是繭却沒有人要！他們跑到幾百里地以外的無錫去賣繭，還沒有全賣掉！繭價又賤得厲害，弄得老通寶白白費了一個多月的心血，賠上了自己的桑葉，還欠了一筆新債，把老通寶自己也氣病了！這裡切實地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農村的江河日下的破產情況，工業品與農業品的剪刀差額（註一）民族工業（輕工業）的破產，工業原料的成爲廢物，以及各項名目的高利盤剝，使勤儉忠厚，日夜辛勞的農民們無衣無食，過着和叫化子相差無幾的生活。在這種走頭無路的情況下，農民們日益不相信『命運』，不相信『只要勤勞就可以生活得好』而要尋找新的出路，新的辦法。

老通寶坐在『塘路』（註二）邊的一塊石頭上，長旱煙管斜擺在他身邊。『清明』節後的太陽已經很有力量，老通寶背脊上熱烘烘地，像背着一盆火。『塘路』上拉繯的快班船上的紹興人只穿了一件藍布單衫，敞開了大襟，彎着身子拉，拉，拉，額角上有黃豆大的汗粒落到地下。

看着人家那樣辛苦的勞動，老通寶覺得身上更加熱了：熱的有點兒發癢。他還穿着那件過冬的破棉襖，他的夾襖還在當鋪裏。却不防纔得『清明』邊，天就那麼熱。

『真是天也變了！』

老通寶心裏說，就吐一口濃厚的唾沫。在他面前那條『官河』內，水是綠油油的，來往的船也不多，鏡子一樣的水面這裏那裏起了幾道皺紋或是小小的渦旋，那時候，倒影在水裏的泥岸和岸邊成排的桑樹，都攪亂成灰暗的一片。可是不會很長久的！漸漸兒那些樹影又在水面上顯現，一彎一曲地蠕動，像是醉漢，再過一會兒，終於站定了，依然是很清晰的倒影。那拳頭模樣的極枝頂都已經簇生着小手指兒那麼大的嫩綠葉。這密密層層的桑樹，沿着那『官河』一直望去，好像沒有盡頭。田裏現在還只有乾裂的泥塊，這一帶，現在是桑樹的勢力！在老通寶背後，也是大片的桑林。矮矮的，靜穆的，在熱烘烘的太陽光下。似乎那『桑拳』上的嫩綠葉過一秒鐘就會大一些。

離老通寶坐處不遠，一所灰白色的樓房蹲在『塘路』邊那是繭廠。十多天前駐紮過軍隊，現在那邊田裏還留着幾條短短的戰壕。那時都說東洋兵要打進來，鎮上有錢人都逃光了；現在兵隊又開走了，那座繭廠依舊空關在那裏，等候春繭上市的時候再熱鬧一番。老通寶也聽得鎮上小陳老爺的兒子——陳大少爺說過，今年上海不太平，絲廠都關門，恐怕這裡的繭廠也不能開；但老通寶是不相信的。他活了六十歲。反亂年頭也經過好幾個，從沒見過綠油油的桑葉白養在樹上等到成了『枯葉』去喂羊喫；除非是『蠶花』（註三）不熟，但那是老天爺的『權柄』，誰又能够未卜先知？

『纔得清明邊，天就那麼熱！』

老通寶看着那些桑拳上怒苗（註四）的小綠葉兒，心裏又這麼想，同時有幾分驚異，有幾分快活。他記得自己還是二十多歲少壯的時候，有一年也是『清明』邊就得穿夾，後來就是『蠶花二十四分』，自己也就在這一年成了家。那時，他家正在『發』：他的父親像一頭老牛似的，什麼都懂得。什麼都做得：便是他那創家立業的祖父，雖說在長毛窩裏喫過苦頭，却也愈老愈硬朗。那時候，老陳老爺去世不久，小陳老爺還沒抽上鴉片煙，『陳老爺家』也不是現在那麼不像樣的。老通寶相信自己一家和『陳老爺家』雖則一邊是高門大戶，而一邊不過是種田人，然而兩家的運命好像是一條線兒牽着。不但『長毛』造反那時候，老通寶的祖父和老陳老爺同被長毛擄去

，同在長毛窩裏混上了六七年，不但他們倆同時從長毛營盤裏逃了出來，而且偷得了長毛的許多金元寶——人家到現在還是這麼說：並且老陳老爺做絲生意『發』起來的時候，老通寶家養蠶也是年年都好，十年中間掙得了二十畝的稻田和十多畝的桑地，還有三開間兩進的一座平屋。這時候老通寶家在東村莊上被人人所妬羨，也正像『陳老爺家』在鎮上是數一數二的大戶人家。可是以後，兩家都不行了；老通寶現在已經沒有自己的田地，反欠出三百多塊錢的債，『陳老爺家』也早已完結。人家都說『長毛鬼』在陰間告了一狀，閻羅王追還『陳老爺家』的金元寶橫財，所以敗的這麼快。這個，老通寶也就幾分相信：不是鬼使神差，好端端的小陳老爺怎麼會抽上了鴉片煙？

可是老通寶死也想不明白爲什麼『陳老爺家』的『敗』會牽動到他家。他確實知道自己家並沒得過長毛的橫財。雖則聽死了的老頭子說，好像那老祖父逃出長毛營盤的時候，不巧撞着了一個巡路的小長毛，當時沒法，只好殺了他，——這是一個『結』！然而從老通寶懂事以來，他們家替這小長毛鬼拜懺念佛燒紙錠，記不清有多少次了。這個小冤魂，理應早投凡胎！老通寶雖然不很記得祖父是怎樣『做人』，但父親的勤儉忠厚，他是親眼看見的；他自己也是規矩人，他的兒子阿四，兒媳四大娘，都是勤儉的。就是小兒子阿多年紀青，有幾分『不知苦辣』，可是毛頭小伙子，大都這麼着，算不得『敗家相』；……

老通寶攥起他那焦黃的皺臉，苦惱地望着他面前的那條河，河裏的船，以及兩岸的桑地。一切都和他二十多歲時差不了多少，然而『世界』到底變了。他自己家也要常常把南瓜當飯喫一天，而且又欠出了三百多塊錢的債。

嗚！嗚，嗚，嗚，——

汽笛叫聲突然從那邊遠遠的河身的彎曲地方傳了來。就在那邊，蹲着又一個繭廠，遠望去隱約可見那整齊的石『幫岸』。一條柴油引擎（註五）的小輪船很威嚴地從那繭廠後駛出來，拖着三條大船，迎面向老通寶來了。滿河平靜的水立刻激起潑刺刺的波浪，一齊向兩旁的泥岸捲過來。一條鄉下『赤膊船』（註六）趕快離岸，船上人揪住了泥岸上的茅草，船和人都好像在那裏打秋千。軋軋的輪機聲和洋油臭，飛散在這和平的綠的田野。老通寶滿臉恨意，看着這小輪船來，看着牠過去，直到又轉一個彎，嗚嗚嗚地又叫了幾聲，就看不見。老通寶向來是仇恨小輪船這一類洋鬼子的東西！他從沒見過洋鬼子，可是他從他的父親嘴裏知道老陳老爺見過洋鬼子；紅眉毛，綠眼睛，走路時兩條腿是直的。並且老陳老爺也是很恨洋鬼子，常常說『銅鈿都被洋鬼子騙去了。』老通寶看見老陳老爺的時候，不過八九歲，——現在他所記得的關於老陳老爺的一切都是聽來的，可是他想起了『銅鈿都被洋鬼子騙去了』這句話，就彷彿看見了老陳老爺掙（註七）着鬍子搖頭的神氣。

洋鬼子怎樣就騙了錢去，老通寶不很明白。但他很相信老陳老爺的話一定不錯。

並且他自己也明明看到自從鎮上有了洋紗、洋布、洋油，——這一類洋貨，而且河裏更有小火輪船以後，他自己田裏生出來的東西就一天一天不值錢，而鎮上的東西却一天一天貴起來。他父親留下來的一份家產就這麼變小，變做沒有，而且現在負了債！老通寶恨洋鬼子不是沒有理由的！他這堅定的主張，在村坊上很有名。五年前，有人告訴他：朝代又改了，新朝代是要『打倒』洋鬼子的。老通寶不相信。爲的他上鎮去看見那新到的喊着『打倒洋鬼子』的年青人們都穿了洋鬼子衣服。他想來這夥年青人一定私通洋鬼子，却故意來騙鄉下人。後來果然就不喊『打倒洋鬼子』了，而且鎮上的東西更加一天一天貴起來，派到鄉下人身上的捐稅也更加多起來。老通寶深信這都是串通了洋鬼子幹的。

然而使老通寶去年幾乎氣成病的，是繭子也是洋種的賣得好價錢；洋種的繭子，一擔要貴十多塊錢。素來和兒媳總還和睦的老通寶，在這件事上就吵了架。兒媳四大娘去年就要養洋種的蠶。小兒子跟他嫂嫂是一路，那阿四雖然嘴裏不多說，心裏也是要養洋種的。老通寶拗不過他們，末了只好讓步。現在他家裏有的三張蠶種，就是土種兩張，洋種一張。

『世界真是越變越壞！過幾年他們連桑葉都要洋種了！我活得厭了！』

老通寶看着那些桑樹，心裏說，拿起身邊的長旱煙管恨恨地敲着腳邊的泥塊。太陽現在正當

他頭頂，他的影子落在泥地上，短短地像一段烏焦木頭，還穿着破棉襖的他，覺得渾身躁熱起來了。他解開了大襟上的鈕扣，又抓着衣角扇了幾下，站起來回家去。

那一片桑樹背後就是稻田。現在大部分是勻整的半翻着的燥裂的泥塊。偶而也有種了雜糧的，那黃金一般的菜花散出強烈的香味。那邊遠遠地一簇房屋，就是老通寶他們住了三代的村坊，現在那些屋上都裊（註八）起了白坎煙。

老通寶從桑林裏走出來，到田隴（註九）上，轉身又望那一片爆着嫩綠的桑椹。忽然那邊田裏跳躍着來了一個十來歲的男孩子，遠遠地就喊：

「阿爹！媽等你喫中飯呢！」

「哦——」

老通寶知道是孫子小寶，隨口應着，還是望着那一片桑林。纔只得「清明」邊，桑葉尖兒就抽得那麼小指頭兒似的，他一生就只見過兩次。今年的蠶花，光景是好年成。三張蠶種，該可以採多少繭子呢？只要不像去年，他家的債也許可以拔還一些。

小寶也已經跑到他阿爹的身邊了，也仰着臉看那綠絨似的桑拳頭：忽然他跳起來拍着手唱道：

「清明削口，看蠶娘娘拍手！」（註十）

老通寶的皺臉上露出笑容來了。他覺得這是一個好年頭。他把手放在小寶的「和尚頭」上摩

着，他的被窮苦弄麻木了的老心裏勃然又生出新的希望來了。

一一

天氣繼續暖和，太陽光催開了那些桑拳頭上的小指兒模樣的嫩葉，現在都有小小的手掌那麼大了。老通寶他們那村莊四周圍的桑林似乎發長得更好。遠望去像一片綠錦平鋪在密密層層灰白色矮矮的籬笆上。「希望」在老通寶和一般農民們心裏一點一點一天一天強大。蠶事的動員令也在各方面發動了。藏在柴房裏一年之久的養蠶用具都拿出來洗刷修補，那條穿村而過的小溪旁邊蠕動着村裏的女人和孩子，工作着。曬着，笑着。

這些女人和孩子們都不是十分健康的臉色，——從今年開春起，他們都只喫個半飽；他們身上穿的，也只是些破舊的衣服。實在他們的情形比叫化子好不了多少。然而他們的精神都很不差。他們有很大的忍耐力，又有很大幻想。雖然他們都負了天天在增大的債，可是他們那簡單的頭腦老是這麼想：只要蠶花熟，就好了！他們想像到一個月以後那些綠油油的桑葉就會變成雪白的繭子，於是又變成叮叮噹噹響的洋錢，他們雖然肚子裏餓得咕咕地叫，却也忍不住要笑。

這些女人中間也就有老通寶的媳婦四大娘和那十二歲的小寶。這娘兒兩個已經洗好了那些『團扇』和『蠶簞』（註十一），坐在小溪邊的石頭上撩起布衫角揩臉上的汗水。

「四阿嫂！你們今年也看（養）洋種麼？」

小溪對岸的一羣女人中間有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姑娘隔溪喊過來了，四大娘認得是隔溪的對門鄰舍陸福慶的妹子六寶。四大娘立刻把她的濃眉毛一挺，好像正想找人吵架似的矚了起來：

「不要來問我！阿爹做主呢！——小寶的阿爹死不肯，只看了一張洋種！老糊塗的聽得帶一

個洋字就好像見了七世冤家！洋錢，也是洋，他倒又要了！」

小溪旁那些女人們聽得笑起來了。這時候有一個壯健的小伙子正從對岸的陸家稻場上走過，跑到溪邊，跨上了那橫在溪面用四根木頭並排做成的雛形的「橋」。四大娘一眼看見，就丟開了「洋種」問題，高聲喊道：

「多多弟！來幫我搬東西罷！這些扁，浸溼了，就像死狗一樣重！」

小伙子阿多也不開口，走過來拿起五六隻「團扁」，溼漉漉地頂在頭上，却空着一雙手。划槳似的蕩着，就走了。這個阿多高興起來時，什麼事都肯做，碰到同村的女人們叫他幫忙拿什麼重傢伙，或是下溪去撈什麼，他都肯，可是今天他大概有點不高興，所以只頂了五六隻「團扁」去，却空着一雙手。那些女人們看着他戴了那特別大箬帽（註十二）似的一疊「扁」，裊着腰學鎮上女人的樣子走着，又都笑起來了。老通寶家緊鄰的李根生的老婆荷花一邊笑，一邊回頭去叫道：

「喂，多多頭！回來！也替我帶一點兒去！」

『叫我一聲好聽的，我就給你拿。』

阿多也笑着回答，仍然走。轉眼間就到了他家的廊下，就把頭上的『團扁』放在廊簷口。
『那麼，叫你一聲乾兒子！』

荷花說着就大聲的笑起來，她那出衆地白淨然而扁得作怪的臉上看上去就好像只有一張大嘴和
蹙緊了好像兩條線一般的細眼睛。她原是鎮上人家的婢女，嫁給那不聲不響整天苦着臉的半老頭
子李根生還不滿半年，可是她的愛和男子們胡調已經在村中很有名。

『不要臉的！』

忽然對岸那羣女人中間有人輕聲罵了一句。荷花的那對豬眼睛立刻又睜大了，怒聲嚷道：

『罵那一個？有本事，當面罵，不要躲！』

『你管得我？棺材橫頭踢一脚，死人肚裏自得知：我就罵那不要臉的騷貨！』

隔溪立刻回罵過來了，這就是那六寶，又一位村裏有名淘氣的大姑娘。

於是對罵之下，兩邊又潑水。愛鬧的女人也夾在中間幫這裏幫那裏。小孩子們笑着狂呼。四
大娘是老成的，提起她的『蠶簞』，喊着小寶，自回家去。阿多站在廊下看着笑。他知道爲什麼
六寶要跟荷花吵架；他看看那『辣貨』六寶挨罵，倒覺得很高興。

老通寶繃着一架『蠶臺』從屋子裏出來。這三稜形傢伙（註十三）的木梗子有幾條給白螞蟻

(註十四) 蛀過了，怕的不牢，須得修補一下。看見阿多站在那裏笑嘻嘻地望着外邊的女人們吵架，老通寶的臉色就扳起來了。他這『多多頭』的小兒子不老成，他知道。尤其使他不高興的，是多多也和緊鄰的荷花說說笑笑；『那母狗是白虎星，惹上了她就得敗家；』——老通寶時常這樣警戒他的小兒子。

『阿多！空手看野景麼？阿四在後邊紮『綴頭』(註十五)，你去幫他！』

老通寶像一匹瘋狗似的咆哮着，火紅的眼睛一直釘住了阿多的身體，直到阿多走進屋裏去，看不見了，老通寶方才提過那『蠶臺』來反覆審察，慢慢地動手修補。木匠生活，老通寶早年是會的；但近來他老了，手指頭沒有勁，他修了一會兒，擡起頭來喘氣，又望望屋裏掛在竹竿上的三張蠶種。

四大娘就在廊簷口糊『蠶簞』。去年他們爲的想省幾十文錢，是買了舊報紙來糊的。老通寶直到現在還說是因爲用了報紙——不惜字紙，所以去年他們的蠶花不好。今年是特地全家少喫一餐飯，省下錢來買了『糊簞紙』來了。四大娘把那鵝黃色堅韌的紙兒糊得很平貼，然後又照品字式糊上三張小小的花紙——那是跟『糊簞紙』一塊兒買來的，一張印的花色是『聚寶盆』，另兩張都是手執尖角旗的人兒騎在馬上，據說是『蠶花太子』。

『四大娘！你爸爸做中人借來三十塊錢，就只買了二十担葉。後天米又喫完了，怎麼辦？』

老通寶氣喘喘地從他的工作裏擡起頭來，望着四大娘。那三十塊錢是二分半的月息。總算有四大娘的父親張財發做中人，那債主也就是張財發的東家，『做好事』，這纔只要了二分半的月息。期限是蠶事完後本利歸清。

四大娘把糊好了的，『蠶簞』放在太陽底下晒。好像生氣似的說：

『都買了葉！又像去年那樣多下來——』

『什麼話！你倒先來發利市了！年年像去年麼？自家只有十來担葉，三張布子（蠶種），十來担葉够麼？』

『噢，噢；你總是不錯的！我只曉得有米燒飯，沒米餓肚子！』

四大娘氣哄哄地回答；爲了那『洋種』問題，她到現在常要和老通寶擡槓。

老通寶氣得臉都紫了。兩個人就此再沒有一句話。

但是『收蠶』的時期一天一天逼近了。這二三十人家的小村落突呈現了一種大緊張，大決心，大奮鬥，同時又是大希望。人們似乎連肚子餓都忘記了；老通寶他們家東借一點，西賒一點，南瓜芋莠（註十六）之類也算一頓，居然也一天一天過着來。也不僅老通寶他們，村裏那一家有兩三石米放在家裏呀！去年秋收固然還好，可是地主、債主、正稅、雜捐，一層一層地剝削來，早就完了。現在他們唯一的指望就是春蠶，一切臨時借貸都是指明在這『春蠶收成』中償還。

他們都懷着十分希望又十分恐懼的心情來準備這春蠶的大搏戰！

『穀雨』節一天近一天了。村裏二三十人家的『布子』都隱隱現出綠色來。女人們在稻場上碰見時，都匆忙地帶着焦灼而快樂的口氣互相告訴道：

『六寶家快要『窩種』了呀！（註十七）』

『荷花說她家明天就要『窩』了。有這麼快！』

『黃道士去測一字，今年的青葉要貴到四洋！』

四大娘看自家的三張『布子』。不對！那黑芝麻似的一片細點子還是黑沈沈，不見綠影。她的丈夫阿四拿到亮處去細看，也找不出幾點『綠』來。四大娘很着急。

『你就先『窩』起來罷！這餘杭種，作興（註十八）是慢一點的。』

阿四看着他老婆，勉強自家寬慰。四大娘堵起了嘴巴不回答。

老通寶哭喪着乾皺的老臉，沒說什麼，心裏却覺得不吵。

幸而再過了一天，四大娘再細心看那『布子』時，哈！有幾處轉成綠色了！而且綠得很有光彩。四大娘立刻告訴了丈夫，告訴了老通寶，多多頭，也告訴了她的兒子小寶。她就把那三張布子貼肉搵在胸前，抱着喫奶的嬰孩似的靜靜兒坐着，動也不敢多動了。夜間，她抱着那三張布子到被窩裏，把阿四趕去和多多頭做一牀，那布子上密密麻麻的蠶子兒貼着肉，怪癢癢的；四大

娘很快活，又有點兒害怕，她第一次懷孕那時胎兒在肚子裏動，她也是那麼半驚半喜的！

全家都是惴惴不安地又很興奮地等候『收蠶』。只有多多頭例外。他說：今年蠶花一定好，可是想發財却是命裏不會來。老通寶罵他多嘴，他還是要說。

蠶房是早已收拾好了，『窩種』的第二天，老通寶拿一個大蒜頭塗上一些泥，放在蠶房的牆腳邊；這也是年年的慣例，但今番老通寶更加虔誠（註十九），手也抖了。去年他們『卜』的非常靈驗。可是去年那『靈驗』，現在老通寶想也不敢想（註二十）。

現在這村裏家家都在『窩種』了。稻場上和小溪邊頓時少了那些女人們的蹤跡。一個『戒嚴令』也無形中頒布了；鄉農們即使平日是最好的，也不往來；人客來沖了蠶神不是玩的！他們至多在稻場上低聲交談一二句就走開。這是個『神聖』的季節！

老通寶家的三張布子上也有些『烏娘』（註二十一）蠕蠕地動了。於是全家的空氣，突然緊張。那正是『穀雨』前一日。四大娘料來可以挨過了『穀雨』節那一天（註二十二）。布子不須再『窩』了，很小心地放在『蠶房』裏。老通寶偷眼看一下那個躺在牆腳邊的大蒜頭。他心裏就一跳。那大蒜頭上還只有一兩莖綠芽！老通寶不敢再看，心裏禱祝後天正午會有更多更多的綠葉。

終於『收蠶』的日子到了。四大娘心神不定地淘米燒飯，時時看飯鍋上的熱氣有沒有直沖上來。老通寶拿出預先買了來的香燭點起來，恭恭敬敬放在竈君神位前。阿四和阿多去到田裏採野

花。小小寶幫着把燈芯草剪成細末子，又把採來的野花揉碎。一切都準備齊全了時，太陽也近午刻了，飯鍋上水蒸氣嗚嗚地直沖，四大娘立刻跳了起來，把『蠶花』（註二十三）和一對鵝毛插在髮髻上，就到『蠶房』裏。老通寶擎着秤桿，阿四擎了那揉碎的野花片兒和燈芯草碎末。四大娘揭開『布子』，就從阿四手裏擎過那野花碎片和燈芯草末子撒在『布子』上，又接過老通寶手裏的秤桿來，將『布子』挽在秤桿上，於是拔下髮髻上的鵝毛在布子上輕輕兒拂；野花片，燈芯草末子，連同『烏娘』，都拂在那『蠶簞』裏了。一張兩張，都拂過了；第三張是洋種，那就收在另一個『蠶簞』裏。末了，四大娘四拔下髮髻上那朵『蠶花』，跟鵝毛一塊插在『蠶簞』的邊兒上。

這是一個隆重的儀式！千百年相傳的儀式！那好比是誓師典禮，以後就要開始了一個月光景和惡劣的天氣和惡運以及和不知什麼的連日連夜無休息的大決戰！

『烏娘』在『蠶簞』裏蠕動，樣子非常強健；那黑色也是很正路的。四大娘和老通寶他們都放心地鬆了一口氣了。但當老通寶悄悄地把那個『命運』的大蒜頭擎來看時，他的臉色立刻變了！大蒜頭上還只得三四莖嫩芽！天哪！難道又同去年一樣？

三

然而那『命運』的大蒜頭這次竟不靈驗。老通寶的蠶非常好！雖然頭眠二眠（註二十四）的

時候連天陰雨，氣候是比『清明』邊似乎還要冷一點，可是那些『寶寶』都很強健。

村裏別人家的『寶寶』也都不差，緊張的快樂瀰漫了全村莊，似乎那小溪裏琮琤的流水也像是朗朗的笑聲了。只有荷花家是例外，她們家看了一張『布子』，可是『出火』（註二十五）只稱得二十斤；『大眠』快邊，人們還看見那不聲不響晦氣色的丈夫根生傾棄了三『蠶繭』在那小溪裏。這一件事，使得全村的婦人對於荷花家特別『戒嚴』。她們特地避路。不從荷花的門前走，遠遠的看見了荷花或是她那不聲不響丈夫的影兒就趕快躲開；這些幸運的人兒惟恐看見了荷花他們一睽或是交談半句話就傳染了晦氣來！

老通寶嚴禁他的小兒子多多頭跟荷花說話。——『再跟那東西多嘴，我就告你逆逆！』（註二十六）老通寶站在廊簷外高聲大氣喊，故意要叫荷花他們聽得。

小小寶也受到嚴厲的囑咐，不許跑到荷花家的門前，不許和他們說話……

阿多像一個聾子似的不理睬老頭子那早早夜夜的囑咐，他心裏却在暗笑。全家中就只有他不大相信那些鬼禁忌。可是他也沒有跟荷花說話，他忙都忙不過來。

『大眠』捉了毛三百斤，老通寶全家連十二歲的小寶也在內，都是兩日兩夜沒有合眼。蠶是少見的好，活了六十歲的老通寶記得只有兩次是同樣的，一次就是他成家的那年，又一次是阿四出世那一年。『大眠』以後的『寶寶』第一天就喫了七担葉，個個是生青滾壯，然而老通寶全家

都瘦了一圈，失眠的眼睛上佈滿了紅絲。

誰也料得到這些『寶寶』上山前還喫多少葉。老通寶和兒子阿四商量了：

『陳大少爺借不出，還是再求財發的東家罷？』

『地頭上還有十担葉，够一天。』

阿四回答；他委實是支撐不住了，他的一雙眼皮像有幾百斤，只想合下來。老通寶却不耐煩了，怒聲喝道：

『說什麼夢話！剛喫了兩天老蠶呢？明天不算，還得喫三天，還要三十擔葉，三十擔！』

這時外邊稻場上忽然人聲喧鬧，阿多押了新發來的五擔葉來了。於是老通寶和阿四的談話打斷，都出去『捋葉』。四大娘也慌忙從蠶房裏鑽出來。隔溪陸家養的蠶不多，那大姑娘六寶抽出得工夫，也來幫忙了。那時星光滿天，微微有點風。村前村後斷斷續續傳來了吆喝和歡笑。中間有一個粗暴的聲音嚷道：

『葉行情飛漲了！今天下午鎮上開到四洋一擔！』

老通寶偏偏聽得了，心裏急得什麼似的。四塊錢一擔，三十擔可要一百二十塊呢，他那來這許多錢！但是想到繭子總可以採五百多斤，就算五十塊錢一百斤，也有這麼二百五，他又心裏一寬。那邊『捋葉』的人堆裏忽然又有一個小小聲音說：

「聽說東路不大好，看來葉價錢漲不到多少的！」

老通寶認得這聲音是陸家的六寶，這使他心裏又一寬。

那六寶是和阿多同站在一個筐子邊『捋葉』。在半明半暗的星光下，她和阿多靠得很近。忽然她覺在那『橫條』（註二十七）的隱蔽下，有一隻手在她大腿上擰了一把。她好像知道是誰擰的，她忍住了不笑，也不聲張。驀的那手又在她胸前摸了一把，六寶直跳起來，出驚地喊了一聲：

『噯！』

『什麼事？』

同在那筐子邊捋葉的四大娘問了，抬起頭來。六寶覺得自己臉上熱烘烘了，她偷偷地瞪了阿多一眼，就趕快低下頭，很快地捋葉，一面回答：

『沒有什麼。我想來是毛毛蟲刺了我一下。』

阿多咬住了嘴唇暗笑。他雖然在這半個月來也是半飽而且少睡，他也瘦了許多了，他的精神可還是很飽滿。老通寶那種憂愁，他是永遠沒有的。他永不相信靠一次蠶花好或是出裏熟，他們就可以還清了債再有自己的田；他知道單靠勤儉工作，即便做到背脊骨折斷也是不能『翻身』的。但是他仍舊很高興地工作着，他覺得這也是一種快活，正像和六寶調情一樣。

第二天早上，老通寶就到鎮裏去想法借錢來買葉。臨走前，他和四大娘商量好，決定把他家

那塊出產十五擔葉的桑地去抵押。這是他家最後的產業。

葉又買來了三十擔，第一批的十擔發來時，那些壯健的『寶寶』已經餓了半點鐘了。『寶寶』們尖出了小嘴巴，向左向右亂攪，四大娘看得心酸，葉鋪了上去，立刻蠶房裏充滿着薩薩薩的響聲，人們說話也不大聽得清。不多一會兒，那些『團扁』裏立刻又全見白了。於是又鋪上厚厚的一層葉。人們單是『上葉』也就忙得透不過氣來。但這是最後五分鐘了。再得兩天，『寶寶』可上山（註二十八）。人們把贖餘的精力榨出來拚死命幹。

阿多雖然接連三日三夜沒有睡，却還不見怎麼倦。那一夜，就由他一個人在『蠶房』裏守那上半夜，好讓老通寶以及阿四夫婦都去歇一歇。那是個好月夜，稍稍有點冷。蠶房裏熱了（註二十九）一個小小的火。阿多守到二更過，上了第二次的葉，就蹲在那個『火』旁邊聽那些『寶寶』薩薩薩地喫葉。漸漸兒他的眼皮合上了。恍惚聽得有門響，阿多的眼皮一跳，睜開眼來看了看，就又合上了。他耳朵裏還聽得薩薩薩的聲音和屑索屑索的怪聲。猛然一個踉蹌，他的頭在自已膝頭上磕了一下，他驚醒過來，恰就聽得蠶房的蘆簾拍又一聲響，似乎還看見有人影一閃。阿多立刻跳起來，到外面一看，門是開着，月光下稻場上有一個人正走向溪邊去。阿多飛也似跳出去，還沒看清那是誰，已經把那人抓過來摔在地下。他斷定了這是一個賊。

『多多頭！打死我也不怨你，只求你不要說出來！』

是荷花的聲音，阿多聽真了時不禁渾身的汗毛都豎了起來。月光下他又看見那扁得作怪的白臉兒上一對細圓的豬眼睛定定地看住了他。可是恐怖的意思那豬眼睛裏也沒有。阿多哼了一聲，就問道：

「你偷什麼？」

「我偷你們的寶寶！」

「放到那裏去了？」

「我扔到溪裏去了！」

阿多現在也變了臉色。他這纔知道這女人的惡意是要沖尅他家的「寶寶。」

「你真心毒呀！我們家和你們可沒有冤讎！」

「沒有麼？有的，有的！我家自管蠶花不好，可並沒害了誰，你們都是好的！你們怎麼把我當作白老虎，遠遠地望見我就別轉了臉？你們不把我當人看待！」

那婦人說着就爬了起來，臉上的神氣比什麼都可怕。阿多瞅着那婦人好半晌，這纔說道：

「我不打你，走你的罷！」

阿多頭也不回的跑回家去，仍在「蠶房」裏守着。他完全沒有睡意了。他看那些「寶寶」，都是好好的。他並沒想到荷花可恨或可憐，然而他不能忘記荷花那一番話；他覺到人和人中間有

什麼地方是永遠弄不對的，可是他不能夠明白想出來是什麼地方，或是爲什麼。再過一會兒，他就什麼都忘記了。「寶寶」只強健的，像有魔法似的喫了又喫，永遠不會飽！

以後直到東方快打白了時，沒有發生事故。老通寶和四大娘來替換阿多了，他們祭那些漸漸身體發白而變瘦了的「寶寶」在亮處照着，看是「有沒有通」（註三十）。他們的心被快活脹大了。但是大陽出山時四大娘到溪邊汲水，却看見六寶滿臉嚴重地跑過來悄悄地問道：

「昨夜二更過，三更不到，我遠遠地看見那騷貨從你們家跑出來，阿多跟在後面，他們站在這裏說了半天話呢！四阿嫂！你們怎麼不管事呀？」

四大娘的臉色立刻變了，一句話也沒說，提了水桶就回家去。先對丈夫說了，再對老通寶說。這東西竟偷進人家「蠶房」來了，那還了得！老通寶氣得直跺腳，馬上叫了阿多來查問。可是阿多不承認，說六寶是做夢見鬼，老通寶又去找六寶詢問。六寶是一口咬定了看見的。老通寶沒有主意，回家去看那「寶寶」，仍然是很健康，瞧不出一些敗相來。

但是老通寶他們滿心的歡喜却被這件事打消了。他們相信六寶的話不會毫無根據，他們唯一的希望是那騷貨或者只在廊簷口和阿多鬼混了一陣。

「可是那大蒜頭上的苗却當真只有三四莖呀！」

老通寶自心裏這麼想，覺得前途只是陰暗。可不是，喫了許多葉去，一直落來都很好，然而

上了山却乾癟了的事，也是常有的！不過老通寶無論如何不敢想到這上頭去；他以為即便是肚子裏想，也是不吉利！

四

『寶寶』都上山了，老通寶他們還是捏着一把汗。他們錢都化光了，精力也絞盡了，可是沒有報酬呢，到此時還沒有把握。雖則如此，他們還是硬着頭皮去幹。『山棚』下熬了火，老通寶和阿四他們僵着腰慢慢地從這邊蹲到那邊，又從那邊蹲到這邊。他們聽得山棚上有些屑屑索索的細聲音，他們就忍不住想笑，過一會兒又不聽得了，他們的心就重甸甸地往下沉了（註二十一）。這樣地，心是焦灼着，却不敢向山棚上望。偶或他們仰着的臉上淋到了一滴蠶尿了，雖然覺得有點難過，他們心裏却快活；他們巴不得多淋一些。（註二十二）

阿多早已偷偷的挑開『山棚』外圍着的蘆簾望過幾次了。小小寶看見，就扭住了阿多，問『寶寶』有沒有做繭子。阿多伸出舌頭做一個鬼臉，不回答。

『上山』後三天，息火了。四大娘再也忍不住，也偷偷地挑開蘆簾角看了一眼，她的心立刻卜卜地跳了。那是一片雪白，幾乎連『綬頭』都瞧不見；那是四大娘有生以來從沒見過的『好蠶花』呀！老通寶全家立刻充滿了歡笑。現在他們一顆心定下來了！『寶寶』們有良心，四洋一担

的葉不是白喫的；他們全家一個月的忍餓失眠總算不冤枉，天老爺有眼睛！

同樣的歡笑聲在村裏到處都起來了。今年蠶花娘娘保佑這小小的村子。二三十人家都可以採到七八分，老通寶家更是比衆不同，估量來總可以採一個十二三分。

小溪邊和稻場上現在又充滿了女人和孩子們。這些人都比一個月前瘦了許多，眼眶陷進了，鬚子也發沙，然而都很快活興奮。她們嘈嘈地談論那一個月內的『奮鬥』時，她們的眼前便時時現出一堆堆雪白的洋錢，她們那快樂的心裡便時時閃過了這樣的盤算：夾衣和夏衣都在當舖裡，這可先得贖出來；過端陽節也許可以喫一條黃魚。

那晚上荷花和阿多的把戲也是她們談話的資料，六寶見了人就宣傳荷花的『不要臉，送上門去！』男人們聽了就粗暴的笑着，女人們念一聲佛，罵一句，又說老通寶家總算幸氣，沒有犯尅，那是菩薩保佑，祖宗有靈！

接着是家家都『浪山頭』了，各家的至親好友都來『望山頭』。(註二十三)老通寶的親家張財發帶了小兒子阿九特地從鎮上來到村裏。他們帶來的禮物，是軟糕、線粉、梅子、枇杷、也有鹹魚。小小寶快活得好像雪天的小狗。

『通寶，你是賣繭子呢，還是自家做絲？』

張老頭子拉老通寶到小溪邊一棵楊柳樹下坐了，這麼悄悄地問。這張老頭子張財發是出名『

會尋快活』的人，他從鎮上城隍廟前露天的『說書場』聽來了一肚子的痞痞東西；尤其爛熟的，是『十八路反王，七十二處煙塵』，程咬金賣柴扒，販私鹽出身，瓦崗寨做反王的隋唐演義。他向來說話『沒正經』，老通寶是知道的；所以現在聽得問是賣繭子或者自家做絲，老通寶並沒把這話看重，只隨口回答道：

『自然賣繭子。』

張老頭子却拍着大腿嘆一口氣。忽然他站了起來，用手指着村外那一片禿頭桑林後而聳露出來的繭廠的風火牆說道：

『通寶！繭子是採了，那些繭廠的大門還關得緊洞洞呢！今年繭廠不開秤！——十八路反王早已下凡，李世民還沒出世；世界不太平！今年繭廠關門，不做生意！』

老通寶忍不住笑了；他不肯相信。他怎麼能够相信呢？難道那『五步一崗』似的比露天毛坑還要多的繭廠會一齊都關了門不做生意？況且聽說和東洋人也已『講籠』，不打仗了，繭廠裏駐的兵早已開走。

張老頭子也換了話，東拉西扯講鎮裏的『新聞』，夾着許多『說書場』上聽來的什麼秦叔寶，程咬金。最後，他代他的東家催那三十塊錢的債，爲的他是『中人』。

然而老通寶到底有點不放心。他趕快跑出村去，看看『塘路』上最近的兩個繭廠，果然大門

緊閉，不見半個人；照往年說「此時應該早已擺開了櫃臺，掛起了一排烏亮亮的大秤。

老通寶心裏也若懂，但是回家去看見了那些雪白發光很厚實硬古古的繭子，他又忍不住啞開了嘴。上好的繭子！會沒有人要，他不相信。並且他還要忙著採繭，還要謝『蠶花利市，』（註三十四）他漸漸不把繭廠的事放在心上了。

可是村裡的空氣一天一天不同了。纔得笑了幾聲的人們現在又都是滿臉的愁雲。各處繭廠都沒開門的消息陸續從鎮上傳來，從『塘路』上傳來。往年這時候，『收繭人』像走馬燈似的在村裡巡迴，今年沒見半個『收繭人』，却換替着來了債主和催糧的差役。請債主們就收了繭子吧，債主們板起面孔不理。

全村子都是曬罵、詛咒，和失望的嘆息！人們做夢也不會想到今年『蠶花』好了，他們的日子却比往年更加困難！這在他們是一個青天的霹靂！並且愈是像老通寶他們家似的，蠶愈養得多，愈好，就愈加困難！——『真正世界變了！』老通寶捶胸跺腳地沒有辦法。然而繭子是不能攔久了的，總得趕快想法：不是賣出去，就是自家做絲。村裡有幾家已經把多年不用的絲車拿出來修理，打算自家把繭做成了絲再說。六寶家也打算這麼辦。老通寶便也和兒子媳婦商量道：

「不賣繭子了！自家作絲！什麼賣繭子；本來是洋鬼子行出來的！」

「我們有五百多斤繭子呢！你打算擺幾部絲車呀！」

四大娘首先反對了。她這話是不錯的。五百斤的繭子可不算少，自家做絲萬萬幹不了。請幫手麼？那又得化錢。阿四是和他老婆一條心。阿多抱怨老頭子打錯了主意；他說：

『早依了我的話，扣住自己的十五擔葉，只看一張洋種，多麼好！』
老通寶氣得說不出話來。

終於一線希望忽又來了。同村的黃道士不知從那裏得的消息，說是無錫腳下的繭廠還是照常收繭。黃道士也是一樣的種田人，並非喫十方的『道士』，向來和老通寶最說得來。於是老通寶去找那黃道士詳細問過了以後，便又和兒子阿四商量把繭子弄到無錫腳下去賣。老通寶虎起了臉，像吵架似的嚷道：

『水路去有三十多九呢！（註二十五）來回得六天！他媽的！簡直是充軍！可是你有別的辦法麼？繭子當不得飯喫，蠶前的債又逼緊來！』

阿四也同意了。他們去借了一條赤膊船，買了幾張蘆蓆，趕那幾天正是好晴，便帶了阿多，他們這賣繭子的『遠征軍』就此出發。

五天以後，他們果然回來了；但不是空船，船裏還有一筐繭子沒有賣出。原來那三十多九水路遠的繭廠挑剔得非常苛刻：洋種繭一擔只值三十五元，土種繭一擔二十元，薄繭不要。老通寶他們的繭子雖然是上好的貨色，却也被繭廠裏挑贖了那麼一筐，再也不肯收買。老通寶他們賣

得一百十一塊錢，除去路上盤川（註三十六），就剩了整整的一百元，不够償還買青葉所借的債！老通寶路上氣得生病了，兩個兒子扶他到家。

打回來的八九十斤繭子，四大娘只好自家做絲了，她到六寶家借了絲車，又忙了五六天。家裏米又喫完了。叫阿四拿那絲上鎮裏去賣，沒有人要；上當舖當舖也不收。說了多少好話，總算把清明前當在那裏的一石米換了出來。

就是這麼着，因為了春蠶熟，老通寶一村的人都增加了債！老通寶家爲的養了三張布子的蠶，又採了十多分的好繭子，就此白賠上十五擔葉的桑地和三十塊錢的債！一個月光景的忍餓熬夜還都不算！

註釋

（一）工業品的價格一天天往上漲，農業品的價格一天天往下跌，在統計圖表上，二者成爲兩條交叉的線，如剪子的樣子，所以叫『剪刀差額』。

（二）河堤上或河岸上的路叫『塘路』。

（三）『蠶花』：初孵化出的蠶子，也就是蠶蟻。蠶花不熟是說蠶養不大。

（四）『茁』：音扎，抽芽的意思。又音橘，草的幼芽。這裡是用第一個解釋。

機。

(五) 『柴油引擎』，即以柴油爲燃料的發動機。『引擎』二字是英文譯音，意思就是發動

(六) 沒有船蓬的船叫『赤膊船』。

(七) 『捋』，音勒，用手掠過的意思。

(八) 『裊』：音鳥。煙氣昇到空中的樣子。

(九) 『田隴』就是田埂。兩邊是水田，中間的田界高起，可以當路走，這田界就叫田隴。

隴音『繩』。

(十) 這是老通寶所在那一帶鄉村裡關於『蠶事』的一種歌謠式的成語。所謂『削口』是方言，指桑葉抽發如指；『清明削口』是說，清明邊桑葉已抽放這麼大了。『看』是方言，意同『飼』或『育』。(『看蠶娘』就是養婦蠶)全句謂清明邊桑抽發如指，則熟年可卜，所以蠶婦拍手而喜。(作者原註)

(十一) 老通寶鄉裡稱那圓桌面那樣大極像一個盤的竹器爲『團扁』；又一種略小而底部編成六角形網狀的，稱爲『簞』蠶幼時，在『簞』中養育，呼爲『蠶簞』，那是糊了紙的；這種紙通稱爲『糊簞紙』。(作者原註)

61

(十二) 『箬』，音(若)，大形竹葉，可做雨帽，亦可包粽子。箬帽即箬做的雨帽。

(十三) 『蠶臺』是三棧式可以摺起來的木架子，像三張梯連在一處的傢伙；中分七八格，每格可放一團扁。(作者原註)

(十四) 白蟻蟻，是一種蛀蝕木頭的害虫，白色，羣聚而居似蟻蟻，雌雄有翅，職蟻無翅，南方多有。往往被蛀的柱子，外面看似完好無損，裡面却已被白蟻蟻蛀成空心了，那裡頭住着成千成萬的白蟻。一日產卵可至八萬，繁殖很快。

(十五) 『綴頭』也是方言，是稻草紮的，蠶在上面做繭子。(作者原註)

(十六) 『芋頭』是南方出產的菜蔬，葉子很大，根成塊狀，可吃，就是芋頭。芋頭帶褐色厚皮。『芋』音乃。

(十七) 『窩種』也是老通寶鄉里的習慣。蠶種轉成綠色後就把來貼肉搵着，約三四天後，小蠶孵出，就可以『收蠶』。這工作是女人做的。『窩』是方音，意即『搵』也。(作者原註)

(十八) 『餘抗』是浙江的一個縣。『作興』，是方言，這裏的意思就是『也許』。

(十九) 『虔』，音(牽)，恭敬的意思。

(二十) 『用大蒜頭來卜蠶花好否』，是老通寶鄉里的迷信。收蠶前兩三天，以大蒜塗泥直蠶房中，至收蠶那天拿來看，蒜叶多，主蠶熟，少則不熟。(作者原註)

(二十一) 老通寶鄉間稱初生的蠶爲『烏娘』這也是方音。(作者原註)

(二十二) 老通寶鄉里的習慣，『收蠶』——即收蟻，必須避過穀雨那一天，或上或下都可以，但不能正在穀雨那一天。什麼理由可不知道。(作者原註)

(二十三) 這裏所說的蠶花與前面註三不同，作者原註云：『蠶花』是一種紙花，

(二十四) 蠶到做繭以前，要眠幾次，前兩次就叫『頭眠』『二眠』。

預先買下的。這是一種迷心的儀式，這些儀式各處小有不同。

(二十五) 『出火』也是方言，是指二眠以後的三眠；因為眠時特別短，所以叫『出火』。
(作者原註)

(二十六) 『忤』音『午』。忤逆就是不孝。『告』，就是到衙門裏去告狀。

(二十七) 『槓條』也是方言，指那些帶葉的桑樹枝條。通常採葉是里支條剪下來的。(作者原註)

(二十八) 『上山』，蠶爬上稻草紮成的『山棚』上做繭。

(二十九) 蠶快要做繭時，拿它的身體在亮處照，是半透明的。否則，即不能照『通』。

(三十) 『蒸』，音(熱)，燒的意思。

(三十一) 蠶在山棚上受到熱，就往『綴頭』柴上爬，所以有窸窣的聲音。這是蠶要做繭的第一步手續。爬不上去的，不是康健的蠶，多數不能做繭。(作者原註)

(三十二) 據說蠶在作繭以前必撒一泡尿，而這尿是黃色的（作者原註）

(三十三) 『浪山頭』就是在息火後一日，將山棚四周的蘆簾撤去。『浪』是『亮出來』的意思。『望山頭』是來探望『山頭』，有慰問祝頌的意思。『望山頭』的禮物也有定規。（作者原註）

(三十四) 老通寶鄉里的風俗，『大眠』以後得拜一次『利市』，採繭以後，也是一次。經濟窘的人家只舉行『謝蠶花利市』。『拜利市』也是方言，意即『謝神』。（作者原註）

(三十五) 老通寶鄉間計算路程都以『九』計，一『九』就是九里，十『九』是九十里。『三十多九』，就是三十多些『九里』。（作者原註）

(三十六) 『盤川』就是路費。

林家舖子

『林家舖子』寫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商業景象和小商人的生活。林家舖子賣的是日本貨，又受日本軍閥所發動的上海戰爭影響而銀根吃緊，商業蕭條。在農村破產的情況下，農民既買不起貨，又還不起賬，生意冷落；又要受土霸的欺凌，同業的排擠，連養一個女兒也成了大累贅。任憑林家舖子的老闆和伙計如何勤勞，如何精幹，也終於不得不倒閉了。

——編者

一

林小姐這天從學校回來就擡起着小嘴唇。她攥下了（註一）書包，並不照例到鏡臺前梳頭髮搽粉，却倒在牀上看着帳項出神。小花撲的也跳上牀來，挨着林小姐的腰部磨擦，咪嗚咪嗚地叫了兩聲。林小姐本能地伸手到小花頸上摸了一下，隨即翻一個身，把臉埋在枕頭裏，就叫道：

『媽呀！』

沒有回答。媽的房就在間壁，媽素常疼愛這唯一的女兒，聽得女兒回來就要搖搖擺擺走過來

問她肚子餓不餓，媽留着好東西呢——再不然，就差吳媽趕快去買一碗餛飩。但今天却作怪，媽的房裏明明有說話的聲音，並且還聽得媽在打呃，却是媽連回答也沒一聲。

林小姐在牀上又翻一個身，翻起了頭，打算偷聽媽和誰談話，是那樣悄悄地放低了聲音。

然而聽不清，只有媽的連聲打呃，間歇地飄到林小姐的耳朵。忽然媽的響音高了一些，似乎很生氣，就有幾個字很聽得分明：

——這也是東洋貨，那也是東洋貨！呃！……

林小姐猛一跳，就好像理髮時候頸頸子上粘了許多短頭髮似的渾身都煩躁起來了，正也是爲了這東洋貨問題，她在學校裏給人家笑罵，她回家來沒好氣。她一手推開了又挨到她身邊來的小花，跳起來就剝下那件新製的翠綠色假毛葛駝絨旗袍來，拉在手裏抖了幾下，嘆一口氣。據說這怪好看的假毛葛和駝絨都是東洋來的。她撩開這件駝絨旗袍。從牀下拖出那口小巧的牛皮箱來，賭氣似的切開了箱子蓋，把箱子底朝天向床上一撒，花花綠綠的衣服和雜用品就滾滿了一牀。小花吃了一驚，嚇的跳下牀去，轉一個身，却又跳在一張椅子上蹲着望牠的女主人。

林小姐一雙手在那堆衣服裡抓撈了一會兒，就呆呆地站在牀前出神。這許多衣服和雜用品越看越可愛，却又越看越像是東洋貨呢！全都不能穿了麼？可是她——捨不得，而且她的父親也未必肯另外再製新的！林小姐忍不住眼圈兒紅了。她愛這些東洋貨，她又恨那些東洋人：好好兒的

發兵打東三省幹麼呢？不然，穿了東洋貨有誰來笑罵。

「呃——」

忽然房門邊來了這一聲，接着就是林大娘搖搖擺擺的瘦身形，看見那亂丟了一牀的衣服，又看見女兒只穿着一件絨線短衣站在牀前出神，林大娘這一驚非同小可。心裡愈是着急，她那個「呃」却愈是打得多，暫時竟說不出半句話。

林小姐飛跑到母親身邊，哭喪著臉說：

「媽呀！全是東洋貨，明兒叫我穿什麼衣服？」

林大娘搖著頭只是打呃，一手扶住了女兒的肩膀，一手揉摩自己的胸脯，過了一會兒，她才掙扎出幾句話來：

「阿囡（註二），呃，你幹麼脫得！呃，光落落？當心凍——呃——我這毛病，呃，生你那年起了這個病痛，呃，近來越發兇了！呃——」

「媽呀！你說明兒我穿什麼衣服？我只好躲在家裡不出去了，他們要笑我，罵我！」

但是林大娘不回答。她一路打呃，走到牀前揀出那件駝絨旗袍來，就替女兒披在身上，又拍拍牀，要她坐下。小花又挨到林小姐腳邊，昂起了頭，睜細着眼睛看看林大娘，又看看林小姐；然後牠懶懶地靠到林小姐的腳背上，就林小姐的鞋底來磨擦牠的肚皮。林小姐一脚踢開了小花，

就勢身子一歪，躺在牀上，把臉藏在她母親的身後。

暫時兩個都沒有話。母親忙著打呃，女兒忙著盤算『明天怎樣出去』；這東洋貨問題不但影響到林小姐的所穿，還影響到她的所用；據說她那隻常爲同學們豔羨的化粧皮夾以及自動鉛筆之類，也都是東洋貨，而她却又愛這些小玩意兒比愛那小花更甚。

『阿囡，呃——肚子餓不餓？』

林大娘坐定了半晌以後，漸漸少打幾個呃了，就又開始她日常的疼愛女兒的老功課。

『不餓，噯，媽呀，怎麼老是問我餓不餓呢，頂要緊是沒有了衣服明天怎樣去上學！』

林小姐撒嬌說，依然那樣拳曲着身體躺着，依然把臉藏在母親背後。

自始就沒弄明白爲什麼女兒儘噤着沒有衣服穿的林大娘現在第三次聽得了這話兒，不能再注意了，可是她那該死的打呃很不作美地又連連來了，恰在此時林先生走了進來，手裏擎着一張字條兒，臉上烏霧霧地像是塗着一層灰。他看見林大娘不住地打呃，女兒躺在滿牀亂丟的衣服堆裏，他就料到了幾分，一雙眉頭就緊緊地皺起。他喚着女兒的名字說道：

『阿秀，你的學校裏有什麼抗日會麼？剛送來了這封信。說是明天你再穿東洋貨的衣服去，他們就要燒呢——無法無天的話語，咳……』

『呃——呃——』

『真是豈有此理，那一個人身上沒有東洋貨，却偏偏找定了我們家來生事！那一家洋廣貨舖子裏不是堆足了東洋貨，偏是我的舖子就犯法，一定要封存，咄！』（註三）

林先生氣憤憤地又加了這幾句，就頹然坐在牀邊一張椅子裏。

『呃，呃，救苦救難觀世音，呃——』

『爸爸，我還有一件老式的棉襖，光景不是東洋貨，可是穿出去人家又要笑我。』

過了一會兒，林小姐從牀上坐起來說，她本來打算進一步要求父親製一件不是東洋貨的新衣，但瞧着父親的臉色不對，便又不敢冒昧。同時，她的想像中就展開了那件舊棉襖惹人訕笑（註四）的情形，她忍不住哭起來了。

『呃，呃——啊啲！——呃，莫哭，——沒有人笑你——呃，阿囡……』

『阿秀，明天不用去讀書了！飯快要沒得喫了，還讀什麼書！』

林先生懊惱地說，把手裏那張字條兒扯得粉碎，一邊走出房去，一邊嘆氣躁腳。然而沒多幾時，林先生又匆匆地跑了回來，看着林大娘的面孔說道：

『櫥門上的鑰匙呢，給我！』

林大娘的臉色立刻變成灰白，瞪出了眼睛望着她的丈夫；永遠不放鬆她的打呃，忽然靜定了

半晌。

『沒有辦法，只好去齋齋（註五）那些閑神野鬼了——』

林先生頓住了嘆一口氣，然後又接下去說：

『至多我化四百塊。要是黨部裏還嫌少，我拚着不做生意，等他們來封！——我們對過的裕昌祥，進的東洋貨比我多，足足有一萬塊錢的碼子呢，也只化了五百塊，就太平無事了。——五百塊！算是喫了幾筆倒賬罷！——鑰匙！咳！那一個金項圈，總可以兌成三百塊……』

『呃，呃，真——好比強盜！』

林大娘摸出那鑰匙來，手也顫抖了，眼淚撲簌簌地往下掉。林小姐却反不哭了，瞪着一對淚眼，呆呆地出神，她恍惚看見那個曾經到她學校裏來演說而且餓狗似的盯住看她的什麼委員，一個怪叫人討厭的黑麻子，捧住了她家的金項圈在半空裡跳，張開了大嘴巴笑。隨後，她又恍惚看見這強盜似的黑麻子和她的父親少背，母親披也丁了，……

『啊嚨！』

林小姐猛然一聲驚叫，就撲在她媽的身上。林大娘慌得沒有工夫儘打呃。掙扎着說：

『阿囡，呃，不要哭，——過了年，你爸爸有錢，就給你製新衣服，——呃，那些狠心的強盜都咬定我們有錢，呃，一年一年虧空，你爸爸做做肥田粉生意又上當，呃——店裡全是別人的錢了。阿囡，呃，呃，我這病，活着也受罪，——呃，再過兩年，你十七歲，招得個好女婿，呃

，我死也放心了！——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呃——」

一一

第二天，林先生的舖子裏換過一番佈置。將近一星期不會露臉的東洋貨又都擺在最惹眼的地位了。林先生又摹仿上海大商店的辦法，寫了許多『大廉價照碼九折』的紅綠紙條，貼在玻璃窗上。這天是陰曆臘月二十三，正是鄉鎮上洋廣貨店的『旺月』（註六）。不但林先生的額外支出『四百元』指望在這時候撈回來，就是林小姐的新衣服也靠托在這幾天的生意好。

十點多鐘，趕市的鄉下人一群一群的在街上走過了。他們臂上挽着藍，或是牽着小孩子，粗聲大氣地一邊在走，一邊在談話。他們望到了林先生的花花綠綠的舖面，都站住了，仰起着臉，老婆喚丈夫，孩子叫爹娘，嘖嘖地誇羨那些貨物。新年快到了，孩們希望穿一雙新襪子，女人們想到家裡的面盆早就用破，全家合用的一條面巾還是半年前的老傢伙，肥皂又斷絕了一個多月，趁這裡『賣賤貨』，正該買一點。林先生坐在賬臺上，抖擻着精神，堆起滿臉的笑容，眼睛望着那些鄉下人，又帶瞧着自己舖子裡的兩個夥計，兩個學徒，滿心希望貨物出去，洋錢進來。但是這些鄉下人看了一會，指指點點誇羨了一會，竟自懶洋洋地走到斜對門的裕昌祥舖面前站住了再看。林先生伸長了頸子，望到那班鄉下人的背影，眼睛裡冒出火來。他恨不能拉他們回來！

「呃——呃——」

坐在賬臺後面那進分隔鋪面與『內宅』的蝴蝶門（註七）旁邊的林大娘把勉強忍住了半晌的『呃』放出來。林小姐倚在他媽的身邊，呆呆地望着街上不作聲，心頭却是卜卜地跳；她的新衣服至少已經走脫了半件。

林先生趕到櫃臺前睜大了妬忌的眼睛看着斜對門的同業裕昌祥。那邊的四五個店員一字兒擺在櫃臺前，等候做買賣。但是那班鄉下人沒有一個走近到櫃臺邊，他們看了一會兒，又照樣的走過去了。林先生覺得心頭一鬆，忍不住望着裕昌祥的夥計笑了一笑。這時又有七八人一隊的鄉下人走到林先生的鋪面前，其中有一位年青的居然上前一步，歪着頭看着那些掛着的洋傘。林先生猛轉過臉來，一對嘴唇皮立刻噙開了，他親自兜攬這位意想中的顧客了：

「喂，阿弟，買洋傘麼？便宜貨，一隻洋傘賣九角！看看貨色去。」

一個夥計已經取下了兩三把洋傘，立刻撐開了一把，熱刺刺地塞到那年青鄉下人的手裡，振起精神，使出誇賣的本領來：

「小當家，你看！洋緞面子，實心骨子，晴天落雨，耐用好看！九角洋錢一頂，再便宜沒有了！……那邊是一隻洋一頂，貨色還沒這等好呢，你比一比就明白。」

那年青的鄉下人擎着傘，沒有主意似的張大了嘴巴。他回過頭去望着二位五十多歲的老頭子

，又把手裏的傘顛了一顛，似乎說：『買一把罷』？老頭子却老大着急地吆喝道：

『阿大！你昏了，想買傘，一船硬柴，一古腦兒只賣了三塊多錢，你娘等着量米回去喫，那有錢來買傘！』

『貨色是便宜，沒有錢買！』

站在那裏觀望的鄉下人都嘆着氣說，懶洋洋地都走了。那年青的鄉下人滿臉漲紅，搖一下頭放了傘也就要想走，這可把林先生急壞了，趕快讓步問道：

『喂，喂，阿弟，你說多少錢呢？——再看看去，貨色是靠得住的！』

『貨色是便宜，錢不夠。』

老頭子一面回答，一面拉住了他的兒子，逃也似的走了。林先生苦着臉，踱回到賬臺裏，渾身不得勁兒。他知道不是自己不會做生意，委實是鄉下人太窮了，買不起九毛錢的一頂傘，他偷眼再望斜對門的裕昌祥，也還是只有人站在那裏看，沒有人上櫃臺買。裕昌祥左右隣的生泰雜貨店和萬姓糕餅店那就簡直連看的人都沒有半個。一群一群走過的鄉下人都挽着籃子，但籃子裏空無一物：間或有花藍布的一包兒，看樣子就知道那是米：甚至一個多月前鄉下人收穫的晚稻也早已被地主們和高利貸的債主們如數逼光，現在鄉下人不得不一升兩升的量着貴米喫。這一切：林先生都明白，他覺得自己的一份生意至少是間接的被地主們和高利貸者剝奪去了。

時間漸漸移近正午，街上走的鄉下人已經很少了，林先生的鋪子就只做成了一塊多錢的生意，僅僅足夠開銷了『大廉價照碼九折』的紅綠紙條的廣告費。林先生垂頭喪氣走進『內宅』去，幾乎沒有勇氣和女兒老婆相見。林小姐含着一泡眼淚，低着頭坐在屋角；林大娘在一連串的打呢中，掙扎着對丈夫說：

『化了四百塊錢，——又忙了一個晚上擺設起來，呃，東洋貨是准賣了，却又生意清淡，呃，阿囡的爺呀，……吳媽又要拿工錢——』

『這只半天呢，不要着急！』

林先生勉強安慰着，心裏的難受，比刀割還厲害。他悶悶地踱了幾步，所有推廣營業的方法都想過了，覺得都不是路。生意清淡，早已各業如此，並不是他一家呀；人們都窮了可沒有法子。但是他總還希望下午的營業能夠比較好些。本鎮的人家買東西大概在下午。難道他們過新年不買些東西？只要他們存心買，林先生的營業是有把握的。畢竟他的貨物比別家便宜。

是這盼望使得林先生依然抖擻着精神坐在賬臺上守候他意想中的下午的顧客們。

這下午照例和上午顯然不同：街上並沒很多的人，但幾乎每個人都相識，都能夠叫出他們的姓名，或是他們的父親或祖父的姓名。林先生靠在櫃臺上，用了異常溫和的眼光迎送這些慢慢地走着談着經過他那鋪面的本鎮人。他時常笑嘻嘻地迎着常有交易的人喊道：

「呵、××哥，到清風閣去喫茶麼？小店裏大放盤，交易點兒去！」

有時被喚着的那位居然站住了，走上櫃臺來，於是林先生和他的店員就要大忙而特忙，異常敏感地伺察着這位未可知的顧客的眼光，瞧見他的眼光瞥到什麼貨物上，就趕快拏出那種貨物請他考較。林小姐站在那對蝴蝶門邊看望，也常常被林先生喚出來對那位未可知的顧客叫一聲「伯伯」。小學徒送上一杯便茶來，外加一枝小聯珠。

在價目上，林先生也格外讓步；遇到那位顧客一定要除去一毛錢左右尾數的時候，也就從店員手裏拏過那算盤來了一會兒，然後不得已似的把那尾數從算盤上撥去。一面笑嘻嘻地說：

「真不够本呢？可是老主顧，只好遵命了。請你多作成幾筆生意罷！」

整個下午就是這麼張羅她過去了。連現帶賒，大大小小，居然也有十來注交易。林先生早已汗透棉袍。雖然是累得那麼着，林先生心裏却很愉快。他冷眼偷看斜對門的裕昌祥。似乎趕不上他自己鋪子的「熱鬧」。常在那對蝴蝶門旁邊看望的林小姐臉上也有些笑意，林大娘也少打幾個呃了。

快到上燈時候，林先生核算這一天的「流水賬」：上午是等於零，下午賣進十六元八角五分，八塊錢是除賬。林先生微微一笑，但立即皺緊了眉頭了；他今天的「大放盤」確是照本出賣，開銷都沒着落，官利更說不上。他呆了一會兒，又開了賬箱，取出幾本賬簿來翻着，打了半天算

盤；賬上『人欠』的數目共有一千三百餘元，本鎮六百多，四鄉七百多；可是『欠人』的客賬，單是上海的東昇字號就有七百，合計不下二千哪！林先生低聲嘆一口氣，覺得明天以後如果生意依然沒見好，那他這年關就有點難過了。他望着玻璃窗上『大放盤照碼九折』的紅綠紙條，心裏這麼想：『照今天那樣當真放盤，生意總該會見好；虧本麼？沒有生意也是照樣的要開銷。只好先拉些主顧來再慢慢兒想法提高貨碼……要是四鄉還有批發生意來，那就更好！』

突然有一個人來打斷林先生的甜蜜夢想了。這是五十多歲的一位老婆子，巍顛顛（註八）地走進店來，手裏擎着一個小小的藍布包。林先生猛擡起頭來，正和那老婆子打一個照面，想躲避也躲避不及，只好走上前去招呼她道：

『朱三太，出來買過年東西麼？請到裏面去坐坐。——阿秀，來扶朱三太。』

林小姐早已不在那對蝴蝶門邊了，沒有聽到。那朱三太連連搖手，就在鋪面裏的一張椅子上坐了，鄭重地打開她的藍布手巾包，——包裏僅有一扣摺子，她抖抖簌簌地雙手捧了，直送到林先生的鼻子前。她的嘴脣歪了幾扭，正想說話，林先生早已一手接過那摺子，同時搶先說道：

『我曉得了。明天送到府上罷。』

『哦，哦：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總是三個月，三三得九，是九塊罷？——明天你送來？哦，哦，不要送，讓我帶了去。噫！』

朱三太扭着她的嘴唇，很艱難似的說。她有三百元的『老本』存在林先生的舖子裏，按月來取三塊錢的利息，可是最近林先生却拖欠了三個月，原說是到了年底總付，今天是送灶日，老婆子要買送灶的東西，所以親自上林先生的舖子來了。看她那股扭起了一對嘴唇的勁兒，光景是錢不到手就一定不肯走。

林先生抓著頭皮不作聲。這九塊錢的利息，他何嘗存心白賴，只是三個月來生意清淡，每天賣得的錢僅够開伙食，付捐稅，不知不覺就拖欠下來了。然而今天要是不付，這老婆子也許就在舖面上嚷鬧，那就太丟臉，對於營業的前途很有影響。

『好，好，帶了去罷，帶了去罷！』

林先生終於鬪氣似的說，聲音有點兒哽咽。他跑到賬臺裏，把上下午賣得的現錢歸併起來，又從腰包裏掏出一個雙毫，這才湊成了八塊大洋、十角小洋、四十個銅子，交付了朱三太。當他看見那老婆子把這些銀洋銅子鄭重地數了又數，而且抖抖簌簌地放在那藍布手巾上包了起來的時候，他忍不住嘆一口氣，異想天開地打算拉回幾文來；他勉強笑着說：

『三阿太，你這藍布手巾太舊了，買一塊老牌麻紗白手帕去罷？我們有上好的洗臉手巾，肥皂，買一點兒去新年裏用罷，價錢公道！』

『不要，不要；老太婆了，用不到。』

朱三太連連搖手說，把摺子藏在衣袋裏，捧着她的藍布手巾包竟自去了。

林先生哭喪着臉，走回『內宅』去。因這朱三太的上門來討利錢，他記起還有兩注存款，橋頭陳老七的貳百元和張寡婦的壹百五十元……總共十來塊錢的利息，都是『不便』拖欠的，總得先期送去。他掄着指頭算日子，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到二十六，放在四鄉的賬頭該可以收齊了，店裏的壽生是前天出去收賬的，極遲是二十六應該回來了；本鎮的賬頭總得到二十八九方才有個數目。然而上海號家的收賬客人說不定明後天就會到，只有再向恆源錢莊去借了。但是明天的門市怎樣？……

他這樣低着頭一邊走，一邊想，猛聽得女兒的聲音在他耳邊說：

『爸爸，你看這塊大綢好麼？七尺，四塊二角，不貴罷？』

林先生心裏驀地一跳，站住了睜大着眼睛，說不出話。林小姐手裏托着那塊綢，却在那裏憨笑（註九）。四塊二角！數目可真不算大，然而今天店裏總共只買得十六塊多，並且是老實照本賤賣的呀！林先生怔了一會兒，方才沒精打采地問道：

『你那來的錢呢？』

『掛在賬上。』

林先生聽得又是欠賬，忍不住皺一下眉頭。但女兒是自己寵慣了的，林大娘又抵死偏護着，

林先生沒奈何只有苦笑。過一會兒他倒底嘆一口氣，輕輕埋怨道：

『那麼性急！過了年再買豈不是好！』

三一

又過了兩天；『大放盤』的林先生的鋪子，生意果然很好，每天可以做三十多元的生意了，林大娘的打呢，大大減少，平均是五分鐘來一次；林小姐在鋪面和『內宅』之間跳進跳出，臉上紅噴噴地時常在笑，有時竟在鋪面幫忙招呼生意，直到林大姐再三喚她，方才跑進去，一邊擦着額上的汗珠，一邊興沖沖地急口說：

『媽呀，又叫我進來幹麼！我不覺得辛苦呀！媽！爸爸累得滿身是汗，嗓子也喊啞了！——剛才一個客人買了五塊錢東西呢！媽！不要怕我辛苦，不要怕，爸爸叫我歇一會兒就出去呢！』

林大娘只是點頭，打一個呢，就唸『大慈大悲菩薩』。客堂裏本就供奉着一尊盜觀音，點着一炷香，林大娘就搖搖擺擺走過去磕頭，謝菩薩的保佑，還要禱請菩薩一發慈悲，保佑林先生的生意永遠那麼好，保佑林小姐易長易大，明年就得個好女婿。

但是在鋪面張羅的林先生雖然打起精神做生意，臉上笑容不斷，心裏却像有幾根線牽着。每逢賣進了一塊錢，看見顧客欣然挾着紙包而去，林先生就忍不住心裏一頓，在他心裏的算盤上就

加添了五分洋錢的血本的虧折。他幾次想把這個『大放盤』時每塊錢的實足虧折算成三分，可是無論如何，算來算去總得五分。生意雖然好，他却越賣越心疼了。在櫃臺上招呼主顧的時候，他這種矛盾的心理有時竟至幾乎使他發暈。偶而他偷眼望斜對門的裕昌祥，就覺得那邊閒立在櫃臺邊的店員和掌櫃嘴角上都帶着譏諷的訕笑。似乎都在說：『看這姓林的傻子呀，當真虧本放盤哪！看着罷，他的生意越好，就越虧本，倒閉得越快！』那時候，林先生便咬一下嘴唇，決定明天無論如何要把貨碼提高，要把次等貨標上頭等貨的價格。

給林先生斡旋（註十）那『封存洋貨』問題的商會長當走過林先生舖子的時候，也微微笑着，站住了對林先生賀喜，並且拍着林先生的肩膀，輕聲說：

『如何？四百塊錢化得不冤枉呢！——可是，卜局長那邊，你也得稍稍點綴，防他看得眼紅，也要來敲詐。生意好，妬忌的人就多；就是卜局長不生心，他們也要去挑撥呀！』

林先生謝商會長的關切，心裏老大喫驚，幾乎連做生意都沒有精神。

然而最使他心神不寧的，是店裏的壽生出去收賬到現在還沒回來，林先生是等着壽生收的錢來開銷『客賬』。上海東昇字號的收賬客人前天早已到鎮，直催逼得林先生再沒有話語支吾了。如果壽生再不來，林先生只有向恒源錢莊借款的一法，這來，林先生又將多負擔五六十元的利息，這在見天虧本的林先生委實比割肉還心疼。

到四點鐘光景，林先生忽然聽得街上走過的人們亂哄哄地在議論着什麼，人們的臉色都很惶急，似乎發生了什麼大事情了。一心惦念着出去收賬的壽生是否平安的林先生就以爲一定是快班船遭了強盜搶，他的心卜卜地亂跳。他喚住了一個過路人焦急地問道：

『什麼事？是不是栗市快班遭了強盜搶？』

『哦！又是強盜搶麼？路上真不太平！搶，還是小事，還要綁人去哪！』

那人，有名的閒漢陸和尚，含糊地回答，同時挾着半隻眼睛看林先生鋪子裏花花綠綠的貨物。林先生不得要領，心裏更急，丟開陸和尚，就去問第二個走近來的人，橋頭的王三毛！

『聽說栗市班遭搶，當真麼？』

『那一定是太保阿書手下人幹的！太保阿書是槍斃了，他的手下人多麼厲害！』

王三毛一邊回答，一邊只顧走。可是林先生却急壞了，冷汗從額角上鑽出來。他早就估量到壽生一定是今天回來，而且是從栗市——收賬程序中預定的最後一處，坐快班船回來；此刻已是四點鐘，不見他來，王三毛又是那樣說，那還有什麼疑義麼？林先生竟忘記了這所謂『栗市班遭強盜搶』乃是自己的發明了！他滿臉急汗，直往『內宅』跑；在那對蝴蝶門邊忘記跨門檻，幾乎絆了一交。

『爸爸，上海打仗了！東洋兵放炸彈燒開北——』

林小姐大叫着跑到林先生跟前。

林先生怔了一下。什麼上海打仗，原就和他不相干，但中間既然牽連着『東洋兵』。又好像不能不追問一聲了。他看着女兒的很興奮的臉孔問道：

「東洋兵放炸彈麼？你從那裏聽來的？」

「街上走過的人全是那麼說。東洋兵放大砲，擲炸彈，閘北燒光了！」

「哦！那麼有人說栗市快班強盜搶麼？」

林小姐搖頭，就像撲火的燈蛾似的撲向外面去了。林先生遲疑了一會兒，站在那蝴蝶門邊抓頭皮。林大娘在裏面打呃，又是喃喃地禱告：『菩薩保佑，炸彈不要落到我們頭上來！』林先生轉身再到舖子裏，却見女兒和兩個店員正在談得很熱鬧。對門生泰雜貨店的老板金老虎也站在櫃臺外邊指手劃腳的講談。上海打仗，東洋飛機擲炸彈燒了閘北，上海已經罷市，全都證實了。強盜搶快班船麼？沒有聽人說起過呀！栗市快班麼？早已到了，一路平安。金老虎看見那快班船上的伙計剛剛揹着兩個蒲包走過的。林先生心裏鬆一口氣，知道壽生今天又沒回來，但也知道好好兒的沒有逢到強盜搶。

現在是滿街都在議論上海的慘變了。小伙計們夾在鬧裏罵『東洋烏龜』！竟也有人當街大呼：『再買東洋貨就是忘八！』林小姐聽着，臉上就飛紅了一大片。林先生却還不動神色。大家都

賣東洋貨，並且大家化了幾百塊錢以後，都已經奉着特許：『只要把東洋商標撕去了就行』。他現在滿店的貨物已經稱爲『國貨』，買主們也都是『國貨，國貨』地說着，就拿走了。在此滿街人人爲了上海戰事而沒有心思想到生意的時候，林先生始終在籌慮他的正事。他還是不肯化重利去借莊款。他去和上海號家的收賬客人情商，請他再多等這麼一天兩天。他的壽生極遲明天晚快邊總該會到。

『林老闆，你也是明白人，怎麼說出這種話來呀！現在上海開了火，說不定明後天火車就不通，我是巴不得今晚就動身呢！怎麼再等兩天？請你今天把賬款付清，明天一早我好走。我也是喫人家的飯，請你照顧照顧罷！』

上海客人毫無通融地拒絕了林先生的情商。林先生看來是無可商量了，只好忍痛去到恆源錢莊上商借。他還恐怕那『錢糊塗』知道他是急用，要趁火打劫，高擡利息。誰知錢莊經理的口氣却完全不對了。那癆病鬼經理聽完了林先生的申請，並沒作答，只管捧着他那老古董的水煙筒卜落落卜落落的呼，直到燒完一根紙吹，這才慢吞吞地說：

『不行！東洋兵開仗，上海罷市，銀行錢莊封關，知道他們幾時弄得好！上海這路一斷，敝莊就成了沒腳蟹，匯劃不通，比尊處再好些的戶頭也只好不做了。對不起，實在愛莫能助！』

林先生呆了一呆，還總以爲這癆病鬼經理故意刁難，無非是爲提高利息作地步，正想結結實實

實說幾句懇求的話，却不料那經理又逼進一步道：

『剛才敝東吩咐過，他得的信，這次的亂子恐怕要鬧大，叫我們收緊盤子，尊處原欠五百，二十三那天又是一百，總共是六百，年關前總得掃數歸清；我們也算是老主顧，今天先透一個信，免得臨時多費口舌，大家面子上難爲情。』

『哦——可是小店裏也實在爲難。要看賬頭收得怎樣。』

林先生呆了半晌，這才呐出這兩句話。

『嘿！何必客氣！寶號裏這幾天來的生意比衆不同，區區六百塊錢，還爲難麼？今天是一同老兄說明白了，總望掃數歸清，我在敝東跟前好交代。』

癆病鬼經理冷冷地說，站起來了。林先生冷了半截身子，瞧情形是萬難挽回，只好硬着頭皮走出了那錢莊。他此時這才明白原來遠在上海的打仗也要影響到他的舖子了。今年的年關當真是難過：上海的收賬客人立逼着要錢，恆源裏不許宕（註十一）過年，壽生還沒回來，知道他怎樣了，鎖上的賬頭，去年只收起八成，今年雖來連八成都捏不穩——橫在他前面的路，只有一條：『暫停營業，清理賬目！』而這條路也就等於破產，他這舖子裏早已沒有自己的資本，一旦清理，剩給他的，光景只有一家三口三個光身子！

林先生愈想愈灰，走過那座望仙橋時，他看着橋下的渾水，幾乎想縱身一跳完事。可是有一

個人在背後喚他道：

『林先生，上海打仗了，是真的罷？聽說東棚外剛剛調來了一枝兵，到商會裏要借餉，開口就是二萬，商會會裡正在開會呢！』

林先生急回過臉去看，原來正是那位存有兩百塊錢在他舖子裏的陳老七，也是林先生的一位債主。

『哦——』

林先生打一個冷噤，只回答了這一聲，就趕快下橋，一口氣跑回家去。

四

這晚上的夜飯，林大娘在家常的一葷二素以外，特又添了一個碟子，是到八仙樓買來的紅燜肉，林先生心愛的東西。另外又有一斤黃酒。林小姐笑不離口，爲的舖子裏生意好，爲的大綱新旗袍已經做成，也爲的上海竟然開火，打東洋人，林大娘打呃的次數更加少了，差不多十分鐘只來一回。

只有林先生心裏發悶到要死。他喝着悶酒，看看女兒，又看看老婆，幾次想把那炸彈似的惡消息宣佈，然而終於沒有那樣的勇氣。並且他還不會絕望，還想掙扎，至少是想掩飾他的兩下裏

碰不到頭。所以當商會裏議決了答應借餉五千並且要林先生攤認五十元的時候，他毫不推托，就答應下來了。他決定非到最後五分鐘不讓老婆和女兒知道那家道困難的真實情形。他的劃算是這樣的：人家欠他的賬收一個八成罷，他還人家的賬也是個八成，——反正可以藉口上海打仗，錢莊不通。爲難的是人欠我欠之間尙差六百光景，那只有用剜肉補瘡的方法拚命放盤賣賤貨，且撈幾個錢來渡過了眼前再說。這年頭兒，誰能够顧到將來呢？眼前得過且過。

是這麼想定了方法，又加上那一斤黃酒的力量，林先生倒酣睡了一夜，惡夢也沒有半個。

第二天早上林先生醒來時已經是六點半鐘。天色很陰沉。林先生覺得有點頭暈。他匆匆忙忙吞進兩碗稀飯，就到舖子裏，一眼就看見那位上海客人扳起了臉孔在那裏坐守『回話』。而尤其林先生猛喫一驚的，是斜對門的裕昌祥也貼起紅紅綠綠的紙條，也在那裏『大放盤照碼九折』呢？林先生昨夜想好的『如意算盤』立刻被斜對門那些紅綠紙條沖一個搖搖不定。

林老闆，你真是開玩笑！昨天晚上不給我回音。輪船是八點鐘開，我還得轉乘火車，八點鐘這班船我是非走不行！請你快點！

上海客人不耐煩地說，把一個拳頭在桌子上一放。林先生只有陪不是，請他原諒，實在是因爲上海打仗，錢莊不通；彼此是多年的老主顧，務請格外看承。

『那麼叫我空手回去麼？』

「這，這，斷乎不會。我們的壽生一回來，有多少就付多少，我要是藏落半個錢不是人！」林先生顫着聲音說，努力忍住了滾到眼眶邊的眼淚。

話是說到盡頭了，上海客人只好不在嚙齧，可是他坐在那裏不肯走，林先生急得什麼似的，心是卜卜地亂跳，近年來他雖然萬分拮据（註十二），面子上可還遮得過；現在擺一個人在鋪子裏坐守，這件事要是傳揚開去，他的信用可就完了，他的債戶還多着呢，萬一群起倣尤，他這鋪子只好立刻關門。他在沒有辦法中想辦法，幾次請這位討賬客人到內宅去坐，然而討賬客人不肯。

天又索索地下起凍雨來了。一條街上冷清清地簡直沒有人行。自有這條街以來，從沒見過這樣蕭索的臘尾歲盡。朔風吹着那些招牌，嗚嗚地響。漸漸的凍結又有變成雪花的模樣。沿街店舖裏的伙計們靠在櫃臺上仰起了臉發怔。

林先生和那位收賬客人有一句沒一句的閒談着。林小姐忽然走出蝴蝶門來站在街邊看那索索的凍雨。從蝴蝶門後送來的林大娘的呃呃的聲音又漸漸兒加勤。林先生嘴裏應酬着，一邊看看女兒，又聽聽老婆的打呢，心裏一陣一陣酸上來，想起他的一生簡直毫沒幸福，然而又不知道坑害他到這地步的，究竟是誰。那位上海客人似乎氣平了一些了，忽然很懇切地說：

「林老闆，你是個好人」一點嗜好都沒有，做生意很巴結認真。放在二十年前，你怕不發財麼？可是現今時勢不同，捐稅重，開銷大，生意又清，混得過也還是你的本事。」

林先生嘆一口氣苦笑着，算是謙遜。

上海客人頓了一頓，又接着說下去：

「貴鎮上的市面今年又比上年差些，是不是？內地全靠鄉莊生意，鄉下人太窮，真是沒有法子，——呀，九點鐘了！怎麼你們的收賬伙計還沒來呢？這個人靠得住麼？」

林先生心一跳，暫時回答不出來。雖然是七八年的老伙計，一向沒有出過岔子，但誰能保到底呢！而況又是過期不見回來。上海客人看着林先生那遲疑的神氣，就笑；那笑聲有幾分異樣。忽然那邊林小姐轉臉對林先生急促地叫道：

「爸爸，壽生回來了！一身泥！」

顯然林小姐的叫聲也是異樣的，林先生跳起來，又驚又喜，着急的想到櫃臺前去看，可是心慌了，兩腿發軟。這時壽生已經跑了進來，當真是一身泥，氣喘喘地坐下了，說不出話來。林先生估量那情形不對，嚇得沒有主意，也不開口。上海客人在旁邊皺眉頭。過了一回兒，壽生方才喘着氣說：

「好險呀？差一點兒被他們抓住了！」

「到底是強盜搶了快班船麼？」

林先生驚極，心一橫到邊出話來了。

『不是強盜。是兵隊拉夫呀！昨天下午趕不上趁快班，今天一早趁航船，那裏知道航船聽得這裏要捉船，就停在東棚外了。我上岸走不到半里路，就碰到拉夫。西面寶祥衣莊的阿毛被他們拉去了。我跑得快，抄小路逃了回來。他媽的，性命交關！』

壽生一面說，一面撩起衣服，從肚兜裏掏出一個手巾包來遞給了林先生，又說道：

『都在這裏了。栗市的那家黃茂記很可惡，這種戶頭，我們明年要留心！——我去洗一個臉，換件衣服再來。』

林先生接了那手巾包，捏一把，臉上有些笑容了。他到賬臺裏打開那手巾包來，先看一看那張『清單』，打了一會兒算盤，然後點檢銀錢數目：是大洋十一元，小洋二百角，鈔票四百二十元，外加卽期莊票兩張，一張是規元五十兩，又一張是規元六十五兩。這全部都付給上海客人，照賬算也還差一百多元。林先生凝神想了半晌，斜眼偷看了坐在那裏吸煙的上海客人幾次，方才歎一口氣，割肉似的拿起那兩張莊票和四百元鈔票捧到上海客人跟前，又說了許多話。方才得到上海客人點一下頭，說一聲『得啦』。

但是上海客人把莊票看了兩遍，忽然笑着說道：

『對不起，林老闆，這莊票，費神兌了鈔票給我罷！』

『可以，可以。』

林先生沒口回答，慌忙在莊票後面蓋了本店的書柬圖章，派一個伙計到恒源莊去取現，並且叮囑了要鈔票。又過了半晌，伙計却是空手回來，恒源莊把票子收了。但不肯付錢；據說是扣抵了林先生的欠款。天是在當真下雪了。林先生也沒張傘，冒雪到恒源莊去親自交涉。結果是徒然。

『林老闆，怎樣了呢？』

看見林先生苦着臉跑回來，那上海客人很不耐煩地問了。

林先生幾乎想哭出來，沒有話回答，只是歎氣。除了央求那上海客人再通融，還有什麼別的辦法？壽生也來了，幫着林先生說。他們賭咒：下欠的三百多元，趕明年初十邊一定匯到上海。是老主顧了，向來三節清賬，從沒半句話，今兒實在是意外之變，大局如此，沒有辦法，非是他們刁賴。

然而不添一些，到底是不行的。林先生忍痛又把這幾天內賣得的現款湊成了五十元，算是總共付了四百五十元，這才把那位叫人頭痛的上海收賬客人送走了。

此時已有十一點了，天還是飄飄揚揚落着雪。買客沒有半個。林先生納悶了一會兒，和壽生商量本街的賬頭怎樣去收討。兩個人的眉頭都皺了，都覺得本鎮的六百多元賬頭收起來真沒有把握。壽生挨着林先生的耳朵悄悄地說道：

『聽說南柵的聚隆，西柵的和源，都不穩呢！這兩處欠我們的，就有三百光景，這兩筆倒要

預先防着，喫下了可不是玩的！」

林先生臉色變了，嘴唇有點抖。不料壽生把聲音再放低些，支支吾吾說出了更駭人的消息來：

「還有，還有討厭的謠言，是說我們這裏了。恆源莊上一定聽得了這些風聲，這才對我們逼得那麼急。說不定上海的收賬客人也有點曉得——只是，誰和我們作對呢？難道就是斜對門麼？」

壽生說着，就把嘴向裕昌祥那邊呶了一呶。林先生的眼光跟着壽生的嘴也向那邊瞥了一眼，心裏直是亂跳，哭喪着臉，好半天說不出話來。他的又麻又痛的心裏感到這一次他準是毀了！——不毀才是作怪：黨老爺敲詐他，錢莊壓迫他，同業中又傷他，而又要喫倒賬；憑誰也受不了這重重的磨折罷？而究竟爲了什麼他應該活受罪呀！他，從父親手裏繼承下這小小的鋪子，從沒敢浪費；他，做生意多麼巴結；他，沒有害過人，沒有起過歹心！就是他的祖上，也沒害過人，做過歹事呀！然而他直如此命苦！天老爺沒有眼睛！

「不過，師傅，隨他們去造謠罷，你不要發急。荒年傳亂話，聽說是鎮上的店鋪十家有九家沒法過年關。時勢不好，市面清得不成話，素來硬朗的鋪子今年都打飢荒（註十三），也不是我們一家困難！天塌壓大家，商會裏總得議個辦法出來；總不能大家一齊拖倒！弄得市面更加不像市面。」

看見林先生急苦了，壽生姑且安慰着，忍不住也歎了一口氣。

雪是愈下愈密了，街上已經見白。偶而有一條狗垂着尾巴走過，抖一抖身體。搖落了厚積在毛上的那些雪，就又悄悄地夾着尾巴走了。自從有這條街以來，從沒見過這樣冷落淒涼的年關！而此時，遠在上海，日本軍的重砲正在發狂地轟燬那邊繁盛的市區！

五

淒涼的年關！終於也過去了。鎮上的大小舖子倒閉二十八家。內中有一家『信用素著』的綢莊。欠了林先生三百元貨賬的聚隆與和源也畢竟倒了。大年夜的白天，壽生到那兩個舖子裏磨了半天，也只拿了二十多塊來；這以後就聽說沒有一個收賬員拿到半文錢，兩家舖子的老闆都躲得不見面了。林先生自己呢，多虧商會長一力斡旋，還無須往鄉下躲，然而欠下恆源錢莊的四百多元非要正月十五以前還清不可；並且又訂定了苛刻的條件：從正月初五開市的那天起，恆源就要派人到林先生舖子裏『守提』（註十四），賣得的錢，八成歸恆源扣賬。

新年那四天，林先生家裏就像一個冰窖。林先生常常嘆氣，林大娘的打呃像連珠砲。林小姐雖然不打呃，也不嘆氣，但是呆呆地好像害了多年的黃病。她那件大綢新旗袍，爲的要付吳媽的工錢，已經上了當舖了；小學徒從清早七點鐘就去那家唯一的當舖門前守候，直到九點鐘方才從人堆裏拿了兩塊錢擠出來。以後，當舖就止當了。兩塊錢！這已是最高價。隨你值多少錢的貴重

衣飾：也只能當得兩塊呢！叫做『兩塊錢封門』。鄉下人忍着冷剝下身上的棉襖遞上櫃臺去，那當鋪的伙計拿起來抖了一抖，就直丟出去，怒聲喊道：『不當！』

元旦起，是大好的晴天。關帝廟前那空場上，照例來了跑江湖趕新年生意的攤販和變把戲的雜耍。人們在那些攤子面前懶懶地拖着腿走，兩手捫着空的腰包，就又懶懶地走開了。孩子們拉住了娘的衣角，賴在花砲攤前不肯走，娘就給他一個老大的耳光。那些特來趕新年的攤販們連伙食都開銷不了，白賴在『安商客寓』裏，天天和客寓主人吵嘴。

只有那班變把戲的出了八塊錢的大生意：黨老爺們喚他們去點綴了一番『昇平氣象』。

初四那天晚上，林先生勉強籌措了三塊錢，辦一席酒請舖子裏的『相好』喫照例的『五路酒』（註十五），商量明天開市的辦法。林先生早就籌思過熟透：這舖子開下去呢，眼見得是虧本的生意；不開呢，他一家三口兒簡直沒有生計，而且倒底人家欠他的貨賬還有四五百，他一關門就更難討取；惟一的辦法是減省開支，但捐稅派餉是逃不了的，『敲詐』尤其無法躲避，裁去一兩個店員罷，本來他只有三個伙計，壽生是他的左右手，其餘的兩位也是怪可憐見的，況且辭歇了倒底也不够招呼生意。家裏呢，也無可再省；吳媽早已辭歇，他覺得只有硬着頭皮做下去，或者靠菩薩的保佑，鄉下人春蠶熟，他的虧空還可以補救。

但要關市，最大的困難是缺乏貨品。沒有現錢寄到上海去，就拿不到貨，上海打得更厲害了

，賒賬是休轉這念頭。賣底貨罷，他店裏早已淘空，架子上那些裝衛生衣的紙盒就是空的，不過擺在那裏裝幌子。他舖子裏就剩了些日用雜貨，臉盆毛巾之類，存底還厚。

大家喝了一會兒悶酒，抓腮挖耳地想不出好主意。後來談起閒天來，一個伙計忽然說：

『亂世年頭，人比不上狗！聽說上海鬧北燒得精光，幾十萬人只逃得一個光身子。虹口一帶呢，燒是還沒燒，人都逃光了，東洋人兇得很！不許搬東西。上海房錢漲起幾倍，逃出來的人都到鄉下來了。昨天鎮上就到了一批，看樣子都是好好的人家，現在却弄得無家可歸！』

林先生搖頭嘆氣。壽生聽了這話，猛然想起了一個好辦法；他放下筷子，拿財酒杯來一口喝乾了，笑嘻嘻對林先生說道：

『師傅，聽得阿四的話麼？我們那些臉盆，毛巾，肥皂，襪子，牙粉，牙刷，就可以如數銷清了。』

林先生瞪出了眼睛，不懂得壽生的意思。

『師傅，這是天大的機會。上海逃來的人，總還有幾個錢，他們總要買些日用的東西，是不是？這筆生意，我們趕快去張羅！』

壽生接着又說：再篩出一杯酒來喝了，滿臉是喜氣。兩個伙計也省悟過來了。哈哈大笑，只有林先生還不很了然。近來的逆境已經把他變成糊塗。他惘然問道：

「你拿得穩麼？臉盆，毛巾，別家也有，——」

「師傅，你忘記了！臉盆毛巾一類的東西只有我們存底獨多！裕昌祥裏拿不出十隻臉盆，而且都是壞貨。這筆生意，逃不出我們的手掌心的了！我們趕快多寫幾張廣告到四柵去分貼，逃難人住的地方——噯，阿四，他們住在什麼地方？我們也要去貼廣告。」

「他們有親戚的住到親戚家裏去了，沒有的，還借住在西柵外繭廠的空房子。」

叫做阿四的伙計回答，臉上發亮，很得意自己的無意中立了大功。林先生這時也完全明白了心裏一快樂，就又靈活起來。他馬上擬好了廣告的底稿，專揀店裏有的日用品開列上去，約莫也有十幾種。他又摹倣上海大商店賣「一元貨」的方法，把臉盆毛巾牙刷牙粉配成一套賣一塊錢，廣告上就大書「大廉價一元貨」。店裏本來還有餘剩下的紅綠紙，壽生大張的裁好了，拿了就寫。兩個伙計和學徒就亂烘烘地拿過臉盆毛巾牙刷牙粉來裝配成一組。人手不夠，林先生叫女兒出來幫着寫，幫着紮配，另外又配出幾種「一元貨」，全是零星的日用必需品。

這一晚上，林家鋪子裏直忙到五更左右，方才大致就緒。第二天清早，開門鞭砲響過，排門（註十六）開了，林家鋪子佈置得又是一新。漏夜趕起來的廣告早已漏夜分頭貼出去。西柵外繭廠一帶是壽生親自去佈置，哄動那些借住在繭廠裏的逃難人，都起來看，當做一件新聞。

「內宅」裏，林大娘也起了個五更，竊觀音面前點了香，林大娘爬着磕了半天響頭。她什麼

都禱告全了，就只差沒有禱告菩薩要上海的戰事再擴大再延長，好多來些逃難人。

一切都順利，一切都不出壽生的預料，新正開市第一天就只林家舖子生意很好，到下午四點多鐘居然，賣了一百多元，是這鎮上近十年來未有的新紀錄。銷售的大宗，果然是『一元貨』，然而洋傘橡皮雨鞋之類也帶起了銷路。並且那生意也做得乾脆有味。雖然是『逃難人』，却畢竟住在上海，見過大場面，他們不像鄉下人或本鎮人那麼小格式，他們買東西很爽利，拿起貨來看了一眼，現錢交易，從不揀來揀去，也不硬要除零頭。

林大娘看見女兒興沖沖地跑進來誇說一回。就爬到盃觀音面前磕了一回頭。她心裏還轉了這樣的念頭：要不是歲數相差一半多，把壽生招做女婿倒也是好的！說不定在壽生那邊也時常用半隻眼睛看着這位廝熟的（註十七）十五歲『師妹』。

只有一點，使林先生掃興；恆源莊毫不顧面子地派人來提取了當天營業總數的八成。並且存戶朱三阿太，橋頭陳老七，還有張寡婦，不知聽了誰的慫恿，都借了『要量米喫』的藉口，都來預支息金；不但支息金，還想拔一點存款呢！但也有一個喜訊，聽說又到了一批逃難人。

晚餐時，林先生特添了兩碟葷菜，酬勞他的店員。大家稱讚壽生能幹。林先生雖然高興，却不能不惦念着朱三阿太等三位存戶要提款的事情。大新年碰到這種事，總是不吉利。壽生憤然說。

『那三個懂得什麼呢！還不是有人從中挑撥！』

說着，壽生的嘴又向斜對門呶了一呶。林先生點頭。可是這三位不懂什麼的，倒也難以對付：一個是老頭子，兩個是孤苦的女人，軟說不肯，硬來又不成，林先生想了半天只有去找商會長，請他去和那三位寶貝講開。他和壽生說了，壽生也竭力贊成。

於是晚飯後算過了當天的『流水賬』，林先生就去拜訪商會長。

林先生說明了來意後，那商會長一口就應承了，還誇獎林先生做生意的手段高明，他那鋪子一定能够站住，而且上進。摸着自己的下巴，商會長又笑了一笑，偻過身體來說道：

『有一件事，早就想對你說，只是沒有機會。鎮上的卜局長不知在那裏見過令愛（註十八）來，極爲中意；卜局長年將四十，還沒有兒子，屋子裏雖則放着兩個人，都沒生育過，要是令愛過去，生下一男半女，就是現成的局長太太。呵，那時，就連我也沾點兒光呢！』

林先生做夢也想不到會有這樣的難題，當下怔住了做不得聲。商會長却又鄭重地接着說：

『我們是老朋友，什麼話都可以講個明白。論到這種事呢，照老派說，好像面子上不好聽；然而也不盡然。現在通行這一套，令愛過去也算是正的。——況且，卜局長既然有個心，不答應他，有許多不便之處。答應了，將來倒有巴望。我是替你打算，才說這個話。』

『咳，你怕不是好意勸我仔細！可是，我是小戶人家，小女又不懂規矩，高攀卜局長，實在不敢！』

林先生硬着頭皮說，心裏卜卜亂跳。

『哈，哈，不是你高攀，是他中意。——就這麼罷，你回去和尊夫人商量商量，我這裏且攔着，看見卜局長時，就說還沒有機會提過，行不行呢？可是你得早點給我回音！』

『噫——』

籌思了半晌，林先生勉強應着，臉色像是死人。

回到家裏，林先生支開了女兒，就一五一十對林大娘說了。他還沒有說完，林大娘的呃就大發作，光景鄰舍都很聽得清。她勉強抑住了那些湧上來的呃，喘氣着說道：

『怎麼能够答應，呃，就不是小老婆，呃，呃——我也捨不得阿秀到人家去做媳婦！』

『我也是這個意思，不過——』

『呃，我們規規矩矩做生意，呃，難道我們不肯，他好搶了去不成！呃——』

『不過他一定要來找訛頭（註十九）生事！這種人比強盜還狠心！』

林先生低聲說，幾乎落下眼淚來。

『我拚了這條老命！呃！救苦救難觀世音呀！』

林大娘顫着聲音站了起來，搖搖擺擺想走。林先生趕快攔住，沒口地叫道：

『往那裏去？往那裏去？』

同時林小姐也從房外來了，顯然已經聽見了一些，臉色灰白，眼睛死瞪瞪地。林大娘看見女兒，就一把抱住了，一邊哭，一邊打呢，一邊喃喃地掙扎着喘着氣說；

『呃，阿囡，呃，誰來搶你去，呃，我同他拚老命！呃，生你那年我得了這個——病，呃，好容易到十五歲，呃，死也在一塊兒！呃，早給了壽生多麼好呢！呃，強盜，不怕天打的！』

林小姐也哭了，叫着『媽』！林先生搓着手嘆氣。看看哭得不像樣，窄房淺屋的要驚動鄰舍，大新年也不吉利，他只好忍着一肚子氣來勸母女兩個。

這一夜，林家三口兒都沒有好生睡覺。第二天一早，林先生還得起來做生意，在一夜的轉側愁思中，他偶而聽得屋面上一聲響，心就卜卜地跳，以為是卜局長來尋他生事來了；然而定了神仔細想起來，自家規規矩矩的生意人，又沒犯法，只要生意好，不欠人家的錢，難道好無端生事，白詐他不成？而他的生意呢，眼前分明有一線生機。生了個女兒長的還端正，却又要招禍！早些定了親，也許不會出這岔子？——商會長是不是肯真心幫忙呢？只有懇求他設法——可是林大娘又要打呃了，咳，她這病！

天剛發白，林先生就起身，眼圈兒有點紅腫，頭裏發昏。可是他不能不打起精神招呼生意。鋪面上靠壽生一個倒底不行，這小夥子近幾天來也就累得够了。

林先生坐在賬臺裏，心總不定，生意雖然好，他却時時渾身的肉發抖。看見面生的大漢子上

來買東西，他就疑惑是卜局長派來的人，來偵察他，來尋事；他的心直跳得發痛。

却也作怪，這天生意之好，出人意料。到正午。已經賣了五六十元。買客們中間也有本鎮人，那簡直不像買東西，簡直是搶東西；只有倒閉了舖子拍賣底貨的時候纔有這種光景。林先生一邊有點高興，一邊却也看着心驚，他估量起來是『這樣的好生意氣色不正』。果然，在午飯的時候，壽生就悄悄告訴道：

『外邊又有謠言。說是你拆爛污賣一批賤貨。撈到幾個錢。就打算逃走！』

林先生又氣又怕，閉不得口。突然來了兩個穿制服的人，直闖進來問道：

『誰是林老闆？』

林先生忙忙站了起來，還沒回答，兩個穿制服的拉住他就走。壽生追上去，想要攔阻，又想要探詢，那兩個人厲聲吆喝道：

『你是誰？滾開！黨部裏要他去問話！』

六

那天下午，林先生就沒有回來。店裏生意忙，壽生又不能抽空身子儘自去探聽，裏邊林大娘本來還被瞞着，不防小學徒漏了嘴，林大娘那一急幾乎一口氣死去。她又死不放林小姐出那對蠅

蝶門兒，說是：

「你的爸爸已經被他們捉去了，回頭就要來搶你！呃——」

她只叫壽生進來問底細，壽生瞧着情形不便直說，只含糊安慰了幾句道：

「師母，不要着急，沒有事的！師傅到黨部裏去理直那些存款呢。我們生意好，怕什麼的！」背轉了林大娘的面，壽生悄悄告訴林小姐，「到底爲什麼，還沒得個準信兒，」他叮囑林小姐且安心伴着「師母」，外邊事有他呢。林小姐一點主意也沒有；壽生說一句，她就點一下頭。

這樣又要招顧外面的生意，又要挖空心思找出話來對付林大娘不時的追詢，壽生更沒有工夫去探聽林先生的下落。直到上燈時分，這才由商會長來給他一個信：林先生是被黨部扣住了，爲的外邊謠言林先生打算捲款逃走，然而林先生除有莊款和客賬未清外，還有朱三阿太，橋頭陳老七，張寡婦三位孤苦人兒的存款共計六百五十元沒有保障。黨部裏是專替這些孤苦人兒謀利益的，所以把林先生扣起來，要他理直這些存款。

壽生嚇得臉都黃了，呆了半晌，方才問道：

「先把人保出來，行麼？人不出來，那裏去弄錢來呢？」

「嘿？保出人來，你空手去，讓你保麼？」

「會長先生，總求你想想法子，做好事。師傅和你老人家向來交情也不差；總求你做做好

事！」

商會長皺着眉頭沉吟了一會兒，又端相着壽生半晌，然後一把拉壽生到屋角裏悄悄說道：

「你師傅的事，我豈有袖手旁觀之理。只是這件事現在弄僵了！老實對你說，我求過卜局長出面講情，卜局長只要你師傅答允一件事，他是肯幫忙的；我剛才到黨部裏會見你的師傅，勸他答應，他也答應了，那不是事情完了麼？不料黨部裏那個黑麻子真可惡，他硬不肯——」

「難道他不給卜局長的面子？」

就是呀！黑麻子反而嚙哩嚙囉說了許多，卜局長幾乎下不得臺，兩個人鬧翻了！這不是這件事弄得僵透？」

壽生歎了口氣，沒有主意；停一會兒，他又歎一口氣說：

「可是師傅並沒犯什麼罪。」

「他們不同你講理！誰有勢；誰就有理！你去對林大娘說，放心，還沒喫苦；不過要想出來，總得化點兒錢！」

商會長說着，伸兩個指頭一揚，就匆匆地走了。

壽生沉吟着，沒有主意；兩個伙計攢住他探問，他也不回答。商會長這番話，可以告訴「師母」麼？又得化錢！「師母」有沒有私蓄，他不知道；至於店裏，他很明白，兩天來賣得的現錢

，被恒源提了八成去，剩下只有五十多塊，濟得什麼事！商會長示意總得兩百。知道還够不够呀；照這樣下去，生意再好些也不中用。他覺得有點灰心了。

裏邊又在叫他了，他只好進去瞧光景再定主張。

林大娘扶住了女兒的肩頭，氣喘喘地問道：

「呃，剛才，呃——商會長來了，呃，說什麼？」

「沒有來呀！」

壽生撒一個謊。

「你不用瞞我，呃——我，呃，全知道了；呃，你的臉色嚇得焦黃！阿秀看見的，呃！」

「師母放心，商會長說過不要緊。——卜局長肯幫忙——」

「什麼？呃，呃，什麼卜局長肯幫忙！——呃，呃，大慈大悲的菩薩，呃，不要他幫忙！呃，呃，我知道，你的師傅，呃呃，沒有命了！呃，我也不要活了！呃，只是這阿秀，呃，我放心不下！呃，呃，你同了她去！呃，你們好好的做人家！（註二十）呃，呃，壽生，呃，你待阿秀好，我就放心了！呃，去呀！他們要來搶！呃——狼心的強盜，觀世音菩薩怎麼不顯靈呀！」

壽生睜大了眼睛，不知道怎樣回話。他以為「師母」瘋了，但可又一點不像瘋。他偷眼看他的「師妹」，心裏有點跳；林小姐滿臉通紅，低了頭不作聲。

「壽生哥，壽生哥，有人找你說話！」

小學徒一路跳着喊進來。壽生慌忙跑出去，總以為又是商會長什麼的來了，那裏知道竟是斜對門裕昌祥的掌櫃吳先生：「他來幹什麼？」壽生肚子裏想，眼光盯住在吳先生的臉上。

吳先生問過了林先生的消息，就滿臉笑容，連說『不要緊』。壽生覺得那笑臉有點異樣。

「我是來找你划一點貨色（註二十一）——」

吳先生收了笑容，忽然轉了口氣，從袖子裏摸出一張紙來。是一張橫單，寫着十幾行。正是林先生所賣『一元貨』的全部。壽生一眼瞧見就明白了，原來是這個把戲呀！他立刻說：

「師傅不在，我不能作主。」

「你和你師母說，還不是一樣！」

壽生躊躇（註二十二）不能回答。他現在有點懂得林先生之所以被捕了。先是謠言林先生要想逃，其次是林先生被扣住了，而現在却是裕昌祥來挖貨，這一連串的線索都明白了。壽生想來有點氣，又有點怕。他很知道，要是答應了吳先生的要求，那麼，林先生的生意，自己的一番心血，都完了。可是不答應呢，還有什麼把戲來，他簡直不敢想下去了，最後，他姑且試一試說。

「那麼，我去和師母說，可是，師母女人家專要做現錢交易。」

「現錢麼？哈，壽生，你是說笑話罷？」

「師母是這個脾氣，我也是沒法。最好等到明天再談罷。剛才商會長說，卜局長肯幫忙講情，光景師傅今天晚上就可以回來了。」

壽生故意冷冷的說，就把那張橫單塞還吳先生的手裏。吳先生臉上的肉一跳，慌忙把橫單又推回到壽生手裏，一面沒口應承道：

「好，好，現賬就是現賬。今晚上交貨，就是現賬。」

壽生皺着眉頭再到裏邊，把裕昌祥要挖貨的事情對林大娘說了，並且勸她：

「師母，剛才商會長來，確實說師傅好好的在那裏，並沒有喫苦；不過總得花幾個錢，才能出來。店裏只有五十多塊。現在裕昌祥來挖貨，照這單子上看，總也有一百五十塊光景，還是挖給他們罷，早點救師傅出來要緊！」

林大娘聽說又要化錢，眼淚直淌；那一陣呢，當真打得震天響，她只是搖手，說不出話，頭靠在桌子上，把桌子槌得怪響。壽生瞧來不是路，悄悄的退出去，但在蝴蝶門邊，林小姐追上來了，她的臉色像死人一樣白，她的聲音抖而且啞，她急口地說：

「媽是氣糊塗了！總說爸爸已經被他們弄死了！你，你趕快答應裕昌祥，趕快救爸爸！壽生哥，你——」

林小姐說到這裏，忽然臉一紅，就飛快地跑進去了。壽生望着她的後影，呆立了半分鐘光景

，然後轉身。下決心擔負這挖貨給裕昌祥的責任，至少『師妹』是和他一條心要這麼辦了。

夜飯已經擺在店舖裏了，壽生也沒有心思喫，立等着裕昌祥交過錢來，他拿一百在手裏，另外身邊藏了八十，就飛跑去找商會長。

半點鐘後，壽生和林先生一同回來了。跑進『內宅』的時候，林大娘看見倒嚇一跳。認明是當真活的林先生時，林大娘急急爬在瓷觀音前磕響頭，比她打呃的聲音還要響。林小姐光着眼睛站在旁邊，像是要哭，又像是要笑。壽生從身邊掏出一個紙包來，放在桌子上說：

『這是多下來的八十塊錢。』

林先生嘆了一口氣，過一會兒，方才有聲沒氣地說道：

『讓我死在那裏就是了，又化錢弄出來！沒有錢，大家還是死路一條！』

林大娘突然從地下跳起來，着急地想說話，可是一連串的呃把她的話塞住了。林小姐忍住了聲音，抽抽咽咽地哭。林先生却還不哭，又歎一口氣，哽咽着說：

『貨是挖空了；店開不成，債又逼的緊——』

『師傅！』

壽生叫了一聲，用手指蘸（註二十三）着茶，在桌子上寫了一個『走』字給林先生看。

林先生搖頭，眼淚撲索索地直淌；他看看林大娘，又看看林小姐，又歎一口氣。

「師傅，只有這一條路了。店裏併湊起來，還有一百塊，你帶了去，過一兩個月也就够了；這裏的事，我和他們理直。」

壽生低聲說。可是林大娘却偏偏聽得了，她忽然抑住了呃，搶着叫道：

「你們也去！你，阿秀，放我一個人在這裏好了。我拚老命！呃！」

忽然異常少健起來，林大娘轉身就跑到樓上去了。林小姐叫着「媽」，隨後也追了上去。林先生望着樓梯發怔，心裏感到有什麼要緊的事，却又亂麻麻地總是想不起。壽生又低聲說：

「師傅，你和師妹一同走罷！師妹在這裏，師母不放心的！她總說他們要來搶——」

林先生淌着眼淚點頭。可是打不起主意。

壽生忍不住眼圈兒也紅了，歎一口氣，繞着桌子走。

忽然聽得林小姐的哭聲。林先生和壽生都一跳。他們趕到樓梯頭時，林大娘却正從房裏出來，手裏捧一個皮紙包兒。看見林先生和壽生都已在樓梯頭了，她就縮回房去，嘴裏說「你們也來，聽我的主意」。她當着林先生壽生的跟前，指着那紙包說道：

「這是我的私房，呃，光景有兩百多塊。分一半你們拿去。呃。阿秀，我做主配給壽生！呃，明天阿秀和她爸爸同走。呃，我不走！！壽生陪我幾天再說。呃，知道我還有幾天活，呃，你們就在面前拜一拜，我也放心！呃——」

林大娘一手拉着林小姐，一手拉着壽生，就要他們『拜一拜』。

都拜了，兩個人臉上飛紅，都抵着頭。壽生偷眼看林小姐，看見她的淚痕中含着一些笑意，壽生心頭卜卜的亂跳了，反到落下兩滴眼淚。

林先生鬆一口氣，說道：

「好罷，就是這麼。可是壽生，你留在這裏對付他們，萬事要細心！」

七

林家舖子終於倒閉了。林老板逃走的新聞傳遍了全鎮。債權者（註二十四）中間的恆源莊首先派人到林家舖子裏封存底貨。他們又搜尋賬簿。一本也沒有了。問壽生。壽生躺在牀上害病。又去逼問林大娘。林大娘的回答是連珠砲似的打呃和眼淚鼻涕。爲的她到底是『林大娘』，人們也沒有辦法。

十一點鐘光景，大群的債權者在林家舖子裏吵鬧得異常厲害。恆源莊和其他的債權者爭執怎樣分配底貨。舖子裏雖然淘空，但連『生財』（註二十五）合計，也足夠償還債權七成，然而誰都只想給自己爭得九成。竟至於十成。商會長說得舌頭都有點僵硬了，却沒有結果。

來了兩個警察，那着木棍站在門口吆喝那些看熱鬧的閒人。

「怎麼不讓我進去？我有三百塊錢的存款呀！我的老本！」

朱三阿太扭着癩嘴唇和警察爭論，巍顛顛地在人堆裏擠。她額上的青筋就有小指頭兒那麼粗。她擠了一會兒，忽然看見張寡婦抱着五歲的孩子在那裏哀求另一個警察放她進去。那警察斜着眼睛，假裝是調弄那孩子，却偷偷地用手背在張寡婦的乳部揉摸。

「張家嫂呀——」

朱三阿太氣喘喘地叫了一聲，就坐在石階沿上，用力地扭着她的癩嘴唇。

張寡婦轉過身來，找尋是誰喚她；警察却用了褻昵的口吻叫道：

「不要性急！再過一會兒就進去！」

聽得這句話的閒人都笑起來了。張寡婦裝作不懂，合着一泡眼淚，無目的地又走了一步，却好看見朱三阿太坐在石階沿上喘氣。張寡婦跌撞似的也到了朱三阿太的旁邊，也坐在那石階沿上，忽然就放聲大哭，她一邊哭，一邊喃喃地訴說着：

「阿大的爺呀，你丟下我去了，你知道我多麼苦！強盜兵打殺了你，前天是三週年……絕子絕孫的林老闆又倒了舖子，——我十個指頭做出來的百幾十塊錢，丟在水裏了，也沒響一聲！啊！窮人命苦，有錢人心狠——」

看見媽哭，孩子也哭了，張寡婦摟住了孩子，哭的更傷心。

朱三阿太却不哭；弩起了一對發紅的已經凹陷的眼睛，發瘋似的反覆說着一句話：

『窮人是一條命，有錢人也是一條命，少了我的錢，我拚老命！』

此時有一個人從舖子裏擠出來，正是橋頭陳老七。他滿臉紫青，一邊擠，一邊回過頭去曬罵道：

『你們這夥強盜看你們有好報！天火燒，地火爆，總有一天現在我陳老七眼睛裏呀！要喫倒賬，就大家喫，分攤到一個邊皮兒也是公平，——』

陳老七正罵得起勁，一眼看見了朱三阿太和張寡婦，就叫着她們的名字說：

『三阿太，張家嫂，你們怎麼坐在這裏哭，貨色，他們分完了！我一張嘴吵不過他們十幾張嘴，這班狗強盜不講理，硬說我們的錢不算賬，——』

張寡婦聽說，哭得更加苦了。先前那個警察忽然又蹺過來，用木棍子撥着張寡婦的肩膀說：

『喂，哭什麼？你的養家人早就死了，現在還哭那一個！』

『狗屁，人家搶了我們的，你這東西也要來調戲女人家麼？』

陳老七怒沖沖地叫起來，用力將那警察推了一把。那警察睜圓了怪眼睛，揚起棍子就要打。聞人們都大喊，罵那警察。另一個警察趕快跑來，拉開了陳老七說：

『你在這裏吵，也是白吵。我們和你無怨無仇，商會裏叫來守門，喫這碗飯，沒有辦法。』

『陳老七，你到黨部裏去告狀罷！』

人堆裏有一個聲音這麼喊。聽聲音就知道是本街有名的閩漢陸和尚。

『去，去！看他們怎樣說。』

許多聲音亂哄了。但是那位作調人的警察却冷笑，扳着陳老七的肩膀道：

『我勸你少找點麻煩罷。到那邊，中什麼用！你還是等候林老闆回來和你算賬，他倒不好白賴。』

『陳老七虎起了臉孔，弄得沒有主意了。經不住那些閒人們都竄悠着『去』，他就看着朱三阿太和張寡婦說道：

『去去怎樣？那邊是天天大叫保護窮人的呀！』

『不錯。昨天他們扣住了林老闆，也是說防他逃走。窮人的錢沒有着落！』

又一個主張去的拉長了聲音叫。於是不由自主似的，陳老七他們三個和一羣閒人都向黨部所在那條路去了。張寡婦一路上還是啼哭；咒罵打殺了她丈夫的強盜兵，咒罵絕子絕孫的林老闆，又咒罵那個惡狗似的警察。

快到了目的地時，望見那門前排立着四個警察，都拿着棍子，遠遠地就吆喝道：

『滾開！不准過來！』

『我們是來告狀的，林家舖子倒了，我們存在那裏的錢拿不到——』
陳老七走在最前排，也高聲的說。可是從警察背後突然跳出一個黑麻子來怒聲喝打。警察們却還站着，只用嘴威嚇。陳老七背後的閒人大噪起來。黑麻子怒叫道：

『不識好歹的賤狗又我們這裏管你們那些事麼？再不走，就開槍了！』

他蹙着脚喝那四個警察動手打。陳老七是站在最前，已經挨了幾棍子。閒人們大亂，朱三阿太老邁，跌倒了，張寡婦慌忙中落掉了鞋子，給人們一沖，也跌在地下，她連滾帶爬躲過了許多跳過的和踏上來的脚，站起來跑了一段落，方才覺到她的孩子沒有了。看衣襟上時，有幾滴血。

『啊喲！我的寶貝！我的心肝！強盜殺人了，玉皇大帝救命呀！』

她帶哭帶嚷的快跑，頭髮紛散；待到她跑過那倒閉了的林家舖面時，她已經完全瘋了！

一九三二年，六月十八日作完

註釋

- (一) 『攢』音慣。江南方言，擲叫做『攢』。
- (二) 江蘇南部方言，叫女兒爲『阿囡』，是親暱的稱呼。囡音南，江南方音讀如奴。
- (三) 『咄』音奪，表示斥責的口氣。

(四) 『訕』音扇。訕笑就是譏笑。

(五) 『齋』就是祭的意思。『齋齋那些閑神野鬼』的意思，就是得化費點錢，去買通那些不正路的貪官污吏，不然的話，那些野鬼們就要作怪，鬧得人家雞犬不安了。

(六) 『旺月』就是買賣最多的一個月。一般商家稱臘月（舊曆十二月）為旺月。

(七) 『蝴蝶門』：商人的院門，多在左上角，右上角，掛着兩個短短的小匾，上寫『藏珍』、『珠玉』等字樣，頗像蝴蝶之兩翅，故名。

(八) 『巍』音魏，山高貌。巍顛顛是行步不穩的樣子。

(九) 『憨笑』就是痴笑。憨音酣。

(十) 『斡旋』，轉圓的意思，引伸為奔走、談判、調停的意思。斡音挖。

(十一) 『宕』，音蕩，拖延。

(十二) 經濟不寬裕叫拮据，音『屆居』。

(十三) 『打飢荒』，方言，即鬧飢荒，經濟困難之意。

(十四) 『守提』：守是坐守的意思，就是派人坐在林家鋪子裏看守着它做買賣，以便提款。八成歸恒源莊扣賬，就是每天的進款，恒源提去八成，作為林家鋪子還賬之用。

(十五) 『相好』就是好朋友，每年正月初五，請好朋友喝酒，名叫『五路酒』。時間是初

五，所以叫『五路』。所謂五路，乃指五路財神，取其吉利的意思。

(十六) 『排門』：舖子的門，是許多門扇合成的，南方叫排門，晚上關舖子的時候，一扇一扇上上去，早晨又可一扇一扇摘下來。

(十七) 『廝熟』就是混熟。

(十八) 稱別人的女兒爲『令愛』或『令媛』，是尊稱。

(十九) 訛音哦。訛頭，方言。過失之端，意思是『岔子』。找訛頭就是『找岔子』。

(二十) 『做人家』，方言，意思是成家立業。

(二十一) 分一些貨去，叫『划一點貨色』。划音華，在這裏做『分』解。

(二十二) 『躊躇』，音籌除，猶疑不決貌。

(二十三) 『蘸』音站，沾水叫蘸。

(二十四) 借錢時，借出的人叫『債權者』，是法律名詞。

(二十五) 『生財』就是現金。

編後記

這裏所選的茅盾先生的三篇作品，創作時間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乃是大革命失敗後，民族危機與社會危機日益加深的時期。在這個『沉悶的』時期內，我們人民的苦難與奮鬥，以及統治階級新舊營壘內的荒淫與無恥，都在這幾個短篇中鮮明地反映出來了。

茅盾先生的創作很多，有許多著名的長篇和短篇。他一開始從事創作就『末嘗敢忘記了文學的社會意義』，反對『把小說當作消遣品』，反對『爲創作而創作』。而自一九三〇年中國工農革命力量蓬勃的發展起來，以及文學戰線上『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後，茅盾先生的作品就更加表現出清醒的現實主義，更加富於戰鬥的精神。這一時期他所有的作品，如『子夜』、『春蠶』、『林家鋪子』、『小巫』、『喜劇』等，都是以當時的社會現實爲題材，不論在內容上、在技巧上都較過去的作品更爲完美，因而我們所選的三個短篇，也都是這時期內的作品。

時間已過去十多年了，茅盾先生作品中所提出的社會問題，除了共產黨領導下解放區已經適當地解決了之外，在國民黨的統治區裏，問題的表象雖有所變遷，但骨子裏依舊嚴重地存在着，這是值得愛人民、愛國家的人們深留的

体家鋪